

大攻略D A

鬼灯&白澤共闘四凶本

序章

從未有過。

地獄的第一輔佐官，鬼灯，冷靜地思考著。

打從四千年前，他進入黃泉開始，直到大和地獄的體系完成，得以順利運作的一千多年內，沒有一次發生像現在這樣的事。

第一個徵兆是地震，第二個徵兆是天鳴，然後是各大刑場的崩解：從未見過的巨大凶獸撕開了現世彼世的界限，像是推倒積木般的毀去經過的所有刑場，不論是獄卒或亡者，見者殺之、啃之，沒多久就有十分之一的地獄淪陷。破壞力堪比火鳥、黃龍，像這樣的惡獸，總共來了四頭。

短短一天之內，地獄的運作緊急停止，或說已經不能正常運作。

鬼卒忙著擊退侵入者、救助傷者及疏散一般居民，不得不停下責打亡者的動作。看準了現在是緊急狀況，原是在受刑的亡者集結起來伺機反抗，將原本尚未被入侵的刑場攻下，佔領後，集結起來朝著十王廳的方向攻去。

前有巨獸肆虐，後有亡者叛亂，鬼卒們用盡全力，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刑場一個個被攻下，獄卒越打越退，死傷遍野。到最後只能優先疏散非戰鬥要員的獄卒，將戰力集中起來鎮守十王廳，以及對抗凶獸。

亡者是依靠巨獸的作亂才得以制壓刑場；反過來說，若是不將巨獸擊退，地獄將永遠無法回復運作。

為了對抗將地獄搞得翻天覆地的怪物，最強的鬼神，鬼灯，現在站在最前頭。

「千萬別勉強啊！鬼灯大人！」守在旁邊的源義經忍不住擔心地說著。生前經歷各大小戰役，稱的上是戰術家的義經，非常能明白他們目前所遭遇的是何等異常的狀況。

鬼灯則是將鐵製狼牙棒輕輕地往地上敲一敲。

「義經公，請您不用擔心，幾千年來為了招攬獄卒，我也跟不少妖怪決鬥過，我想，若單以一對一來看，可以想像的到敵人比八岐大蛇稍稍棘手一點，但稱不上無法對付。」

八岐大蛇成了戰力單位，聽來是有點可笑，但看鬼灯這麼輕鬆的態度，原感壓力大的義經也鬆了一口氣。

「義經大人！已確認了敵人之一的蹤影！」一名鴉天狗警察飛了過來，在空中對鬼灯及源義經行了舉手禮。「有翅牛身的那頭，我們正照您的計畫，將他引到劍林處。」

「很好。」鬼灯點點頭，「帶我過去，你們從旁支援。」

「是！」鴉天狗齊聲呼喊，而另一邊則高聲喊著「凶獸來了！」鬼灯在同一時間，雙手讓兩名鴉天狗獄卒帶著飛起，與其他鴉天狗一齊飛到劍林處，目擊那頭小型巴士大的凶獸追逐著鴉天狗警察。

「就是現在，放！」準確地飛在凶獸上方，鬼灯看準時機，讓鴉天狗們一齊將他放下，讓鬼灯穩穩地落在凶獸上頭，準備直接用狼牙棒敲碎對方的腦袋。被敵人騎在身上，凶獸自然猛甩著鬼灯，就這樣將鬼灯直接用飛，鬼灯千鈞一髮揪住對方的尾巴，卻被拖在空中甩來甩去。

鴉天狗們及源義經看得目瞪口呆，這一切的動作太快，看不出誰佔上風誰佔下風。

「鬼灯大人快被甩下來了，很危險吧？」「不，他在找尋攻擊凶獸的時機。現在擊中了對方的後腿！對方也不甘示弱的要回咬，鬼灯大人驚險的閃過了！」

單手抓住凶獸的身體，另一隻手用狼牙棒與凶獸展開攻防，雙方看似戰成平手，鴉天狗警察也包圍他們，隨時要上前支援。

然而，事情不如他們所想的那般順利。

第二道雷鳴、第三道雷鳴——一下子，地獄的天苔被遮去了光線。

巨獸共有四頭。

他們毛骨悚然的想起這件事，然後看到從其他地獄闖進來的另外三頭凶獸，聯手將鬼灯打上半空中，讓鬼灯鬆開了抓住凶獸的手。

背後的襲擊，上方的突擊，那無人傷害的了的鬼灯像是被人扔到半空的娃娃，衣衫破損的只稱得上是碎布掛在身上，在那之下的肉軀血肉模糊，骨頭也不知道斷了多少。他看不到，但是他感覺到了，那在遠方的惡獸張開口，聚集了能量。

死了以後會到哪裡去呢？

停留在空中的鬼灯突然想起了這個問題。

他人在半空中，卻好像跪坐在哪裡似的。鬼灯想起來了，在黑暗之中，他合著掌，跪坐在由白繩圍繞的小小祭台，這是鬼灯死前的回憶；也是現在記憶深處的走馬燈。

——我不能死。

他緊緊抓著狼牙棒，突然憤怒了起來。

怎樣都好，死在這裡的話，大和地獄就無法挽回了。鬼灯勉強地在空中騰翻了身，改變了墜落的角度；鴉天狗們紛紛上前要救助鬼灯，但鬼灯在側翻的同時，就知道來不及了：身形最巨大、有如巨無霸飛機般大，無眼的長毛惡獸，口中凝聚著高熱能量朝著他爆發出來，那翻身產生的一點點的角度僅能偏離要害，多撐一口氣吧。

然而。

在眾人驚愕的呼喊，鴉天狗紛紛飛離之時，一陣力道將他拉了出去，映入鬼灯眼中的是模糊的白。

——是你啊。

意識漸漸模糊，鬼灯最後的記憶是刺眼的白，是能量爆炸的白，或是救贖的白，鬼灯記不清楚。他用全身感受著極上觸感的獸毛，明明已經沒睜開眼了，卻看到了有九枚金目的白色聖獸背負著自己，瞥了一眼凶獸後飛向了天空。

之後臨來的是完全的黑暗。

回復意識前，鬼灯猛地倒抽了一口氣，連喘帶咳的喘氣著。強烈的不適感讓他瞪大了眼睛，接著立即感受到竄遍全身的劇痛。

「嗚……」這到底是什麼感覺？鬼灯模糊的視線當中看到的是不太熟悉的天花板，想再多判斷身體的狀況，但只覺得到處都痛。那裡的皮膚是不是裂開了？骨頭難道有斷嗎？在猜測這些之前，哪怕是呼吸的起伏都讓鬼灯痛得皺眉頭。

現在是什麼狀況？

疼痛顯示他還活著，但，地獄現在怎麼了？義經公他們還好嗎？閻魔大王呢？

他為什麼躺在這裡？

啪的一聲，突然有一條濕冷的毛巾拍在鬼灯身上。原本情緒就緊張的鬼灯因此惱怒了起來，想抓開毛巾，但手別說抬起來，連一根手指都動不了。

身體狀況比想像中的糟啊。理清狀況的鬼灯慢慢地冷靜下來，而他聽到了笑聲。

「哈、哈哈，終於醒來啦，小哥。」

「……果然是你。」鬼灯咬緊牙，那惹人厭的聲音他是不可能錯認的。

「什麼口氣，若沒有我的話，你很快就會死了呢。」將冷毛巾抓了起來。那人的面貌映入鬼灯的視線之內，掛著那笑歪的嘴角，輕浮的眼線，用那熟悉不過的口氣說道。

「睡了三天就能醒來，全賴全知之神白澤我喔。」

神獸白澤。

外貌看似白色長毛的巨牛，總共有六只角、九枚金目，知曉天下萬理，天生能驅邪辟煞，黃帝時期曾降臨現世，將一千五百二十種鬼神精怪的情報報予。而後，白澤化為人姿，在中國與日本天國交會處桃源鄉定居，以製作靈藥為生。

通曉全識的白澤，既懂得藥理，自然也會簡易的治療方式。

總算清楚地看見身邊的人是誰，鬼灯也稍微明白了目前的狀況：他正躺在白澤的臥室床舖上，所有傷處都裹上了繃帶，鼻子可以聞到濃濃中藥味，大概自己的傷口全敷上藥吧。

「你現在應該全身都痛得要命，畢竟要讓你的傷勢變好，得加強身體的回復能力，對一般人來說應該很難受吧。嗯，先給你泡過天國的溫泉，然後打入精華點滴，再敷上治療力強的藥草精油，好不容易骨頭算是癒合了，能夠正常的行動……」

話還沒說完，鬼灯突然猛地坐起來，直接給白澤一記右直拳。

「喔欸！」沒想到會給一個全身是傷的人直接來個全力一擊，白澤被打飛出去，撞到牆角的櫃子後倒地不起。

「原來如此。」鬼灯看著自己的右手，試著張開縮起，點點頭。身體依然痛到手指都還在發抖，但只要理解到目前的疼痛不是無法動作的警訊，就能隨心所欲的動作。

「原來如此個頭啦！」從地板上爬起來，白澤用手調整頭上摔到歪掉的三角巾，氣急敗壞的對鬼灯吼著：「有人像這樣醒來第一個反應是把恩人揍到牆角的嗎！你的腦袋是不是也跟著撞壞啦！」

「不用擔心，您是全知之神嘛。」

「這跟全知之神有什麼關係！而且我剛剛沒有說完，你的身體縱然可以動作，但是傷口還沒全好啊，你剛剛一個使力應該傷口都裂開了！」

的確如此。鬼灯低頭一看，腹部的繃帶滲出了血色，看來用力過猛還是會扯到傷口。

「你這鬼真的是，都已經縫合起來好不容易快完全癒合了喔？那可是被比老虎大上兩倍的怪物用爪子抓破的傷口。」白澤摸摸腫起來的臉頰，一拐一拐地爬向床鋪，看向鬼灯的肚子搖搖頭。「等等再把繃帶換一下。」

看著白澤從櫃子裡找出新的繃帶，鬼灯低聲說了：「抱歉。」

「突然變老實了呢。」「面對醫生總是得老實點。」白澤沒主動提起，但鬼灯也明白救了他、同時在這幾天照顧他的就是白澤。鬼灯先是沉默了一會，等到兩人確認過傷口，清理並且重新上藥時，鬼灯問了：「之後發生什麼事？」

白澤停下用棉花吸掉傷口滲出液體的動作，抬頭望著鬼灯。

「這該從何說起呢。」

在鬼灯從前線倒下後，鴉天狗警察明白已經沒有足夠的戰力對付四凶，確認鬼灯已經安全被救離，他們即撤退，退到後線以疏散居民為優先動作。

除了暫時無法離開而固守原地的獄卒，大部分的獄卒都先集合在閻魔廳及秦廣廳鎮守防衛，因為那兩處有通往天國的道路。暫時的，從地獄逃難而來的非戰鬥要員尤其老弱婦孺的獄卒，以及部分鬼族及非受刑的亡者，在白澤的同意之下，通過天國之門在桃源鄉避難。

長時間僵持應該沒問題，但要讓大家都順利離開實在不太可能，尤其亡者集團開始卑鄙地挾持獄卒作人質，喊著要十王出來面對，否則

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殺掉人質；最後，由閻魔大王為首，十王親自去交換人質，條件是放掉所有被亡者挾持的人。

於是亡者們佔據了閻魔殿，剩下的獄卒則嚴守秦廣廳及三界交界之門處，以避免亡者闖入天國及轉生處。以牛頭馬面為首，鴉天狗警員為輔，他們力保天國之門，不讓敵人闖進來。

而逃難出來的人，目前是暫時待在桃源鄉中白澤的屬地，接受免漢方極樂滿月的醫療及協助。

「你可不知道，茄子畫出來的房子可精緻的，每個住進去的人都讚不絕口，多虧我教他的法術。但是連畫了幾天，現在讓茄子先休息一下，因為明天就要趕緊再畫一次了。」

講到這裡的時候，白澤故意對鬼灯嘿嘿笑著像在討賞似的，鬼灯則有些敷衍的點頭，然後轉頭望向同樣坐在附近，幫忙剝桃子的眾合地獄主任輔佐，阿香，問著：「也就是說，作為人質的只剩下十王，其他獄卒除了留在原地的，或是已經無法動彈的，多半都已經引渡到桃源鄉了？」

「是的。」阿香將桃子剝好，放在盤上，插上叉子以後遞給鬼灯。這次動亂之中，擔任後援指揮的即是阿香，把鬼灯昏迷後地獄發生的種種記下來的也是她，至於白澤，大抵上都在桃源鄉救助傷患。在白澤替醒來的鬼灯重新包紮好後，他讓在外頭忙碌的阿香進來歇會，順道一起將這幾天發生的事告訴鬼灯。

總算明白了整個狀況，用叉子吃著仙桃的鬼灯，思索著。

「若只是亡者，理論上不會敗退到這個程度。」各大獄卒都有以一人管理多名亡者的能耐，鬼灯對他們抱持著充分的信賴。會鬧到這種程度，要說原因——鬼灯皺起眉頭。「果然他們仗著四凶……」

「四凶」。

就是那撕裂彼世界限，前來襲擊地獄的四頭巨獸。

雖然在戰鬥時沒人報上名號，但是從鬼灯過去學習的知識，憑藉特徵一看就知道那四頭巨獸是曾經在中國作亂的出名凶獸：混沌、窮奇、檮杌、饕餮。左傳上如此記載著：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惡，天下謂之混沌。」

「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詘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慢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少昊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根據中國史書記載，此四凶獸是由當時還是堯臣的舜一一擊敗，而後封印。原本對天國地獄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卻讓這四頭猛獸闖出來，還跑到日本了？是封印效力消失了，還是？

「中國天庭那邊的反應？」鬼灯還是忍不住問了。聽到這個問題，阿香也輕嘆一口氣。

「很遺憾，他們說先保留，不能提出太多的協助。」

鬼灯不禁眯起眼。「那不是從他們的籠子裡逃出來的？」

「中國那邊的說法是，封印是四千年前所設，依照妖怪權益協調，是關到封印失效為止，離開是正常的狀況。而他們離開了封印會去做什麼，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並非由天庭去管理。」阿香在轉述這段聲明時，單手捧著臉，煩惱伴困擾的說了下去：「既非中國天庭管理，那麼就由我們去處置四凶的作為，這是他們的意思。反過來說，他們撇清了提供援手的責任。」

「好個任我們處置。」皮球倒是踢得很不錯。鬼灯冷冷地想著。

「他們說了，因為是發生在我們境內的事，實在也不好派人幫忙。但若是能全權交予他們指揮，中國天庭願意出動全軍去討伐鎮壓。」停了停，阿香笑了起來：「我那時說了這麼重大的事需等到鬼灯大人傷勢恢復才好考慮。」

「您做的很好，阿香小姐。」這條件怎麼想鬼灯都會拒絕，阿香婉轉的回應稱了鬼灯的心意。鬼灯思考著這個狀況，換作是他們大概也無法說不會這樣考慮：以保護自己為優先、撇清責任、還有趁人之危，藉機得到一些外交權力。當代現世的日本中國之間的互動因為大戰而顯得微妙，多少會影響天庭的行動。哪怕有神仙主張要幫忙，也不算是主流的聲音。

「至於大和天國。」注意到眾人的沉默使得鬼灯思考得太久，阿香繼續補充起現在的情況：「他們也說請我們盡可能的處理，還有盡量不要讓該受懲罰的亡者闖入天國。」

「連自己國家的天國都不可靠，就別說別人不夠義氣。」鬼灯搖了搖頭，就現在地獄元氣大傷的程度，天國卻只催促著地獄要多作防備，這還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就結論來看，亡者們之所以囂張是仗著四凶四處作亂才能趁機攻打。也就是說，要解決這次的問題，非打倒四凶不可。

鬼灯望了白澤一眼，身為中國神祇又通曉情理的白澤，理論上知道些什麼。更何況，白澤可是留下史上第一個妖怪退治圖鑑「白澤圖」的始作俑者。

「怎、怎麼啦？」白澤縮了縮肩膀，而鬼灯轉頭望向阿香。

「這幾天真是辛苦您了，阿香小姐。您先去休息吧，讓您這樣替我剝桃子實在很過意不去。」

「能幫上鬼灯大人很讓人高興啊。」雖是這麼說，阿香還是笑著起身，對鬼灯及白澤彎身行禮。「那麼我先去外頭看看是否還有什麼要幫忙的。」

說著，阿香離開了房間，留下了處境尷尬的兩個男人。

「你在做什麼啊獨角，我讓小香香進來有部分就是為了讓她休息啊。」白澤望著大口吃桃子的鬼灯抱怨著，鬼灯將桃子一片一片的吃完，將盤子交還給白澤，然後合掌感謝。

「讓她這樣照顧我很過意不去。」「我就無所謂喔。」「何況我有事想跟您談談，要是演變成爭吵，也是給她多添麻煩。」鬼灯的表情變得嚴肅，注意到鬼灯想談真心話，白澤把盤子放在床頭櫃上，收起平常的嘻皮笑臉，正經地回望鬼灯。

「您是鼎鼎大名的神獸，沒有辦法處理這事嗎？」

開門見山就提出了求援，就算鬼灯表現得誠心誠意，白澤還是將板凳往後挪了一點，身體不自覺地往後靠，搖搖頭。

「別開玩笑了，我不擅長戰鬥啊。」白澤嘴角抽動的樣子，像是在說承蒙你看得起我，但我還是不行。「那四個傢伙，我都沒自信單挑可以打贏。。」

「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吧。」「喂。」

無視於白澤想辯解的態度，鬼灯直盯著白澤，「是問您有沒有辦法對付他們？」

雖然問得很含糊，但是白澤立即明白，鬼灯要借助的是白澤的智慧。

「……恐怕是不行喔。」遲疑了一會，白澤搖搖頭。「你想問的是，我究竟知不知道他們的弱點及對付辦法對吧？別忘了我將妖怪的情報交給了黃帝，而後舜將他們一一打敗了，對他們而言，等於有人拿著同樣的攻略書去對付他們，他們早就得以提防了，恐怕無法依照處理。而且，我也不想蹚這渾水。」

不想蹚這渾水？鬼灯歪著頭看著不再開口辯解的白澤，想著——早在你出手將我救離，以及讓大和地獄的居民暫時待在桃源鄉避難，就已經一腳踏入這爛泥當中了。不過鬼灯沒有立即戳穿白澤的濫好人性，反過來說，白澤也有「我只能幫你們到這裡」的意思。

「不論如何。」想了想，鬼灯雙手按在身體兩側，朝著白澤彎前行禮。「真的非常感謝您這次的幫忙。」

「你要謝我是當然的。」白澤笑得理所當然，而且還拍拍鬼灯的肩膀，一副長輩安撫晚輩的姿態說道：「好了別勉強彎身啊對傷口不好，你想報謝的話你就事後簽張支票來吧。」

「好的。」鬼灯抬起身，視線對上白澤的時候，白澤打了個冷顫。明明對方是在道謝，為什麼眼神看起來像是蛇盯著老鼠？白澤正狐疑的時候，鬼灯說了下去：「在一切解決之前，我們可能會——一直給您打擾添麻煩，還請您多多指教。」

情報，智略，以及奇獸的能力，鬼灯知道，要解決這件事，沒有白澤的幫忙是辦不到的。

稍作清潔，換上了乾淨的衣服，鬼灯下了床，走出了極樂滿月，當作復健的一環。

在桃源鄉避難的獄卒看到了鬼灯紛紛上前關心，許多人甚至高興得哭出眼淚，因為大家都聽說鬼灯昏迷不醒。鬼灯表示自己的身體狀況不錯，在寒暄之中，順道問起了避難者的狀況。

目前大家避難所住的地方都是由茄子畫出來使用畫紙成形之術變出來的，住處尚屬舒適，傷者病患優先進屋休息，由極樂滿月的兔子進行醫療協助。其餘可行動的獄卒，除卻維持秩序、張羅飲食的，就是協助桃太郎搜集藥材，幫忙整理藥田，以及以唐瓜為首替茄子搜索可用的顏料及紙材；這類體力活是由眾合地獄的保鑣金太郎指揮分配工作，有

力氣又體貼的他做了許多事，讓大家都十分安心。茄子連續畫了幾天，現在正在休息，好在三天後成型的畫消失前，有體力替補可以代替的避難屋。鬼灯原本有些擔心茄子過勞，但過去屋子察看時發現茄子受到眾合地獄的女獄卒細心的照顧而過得很快樂，鬼灯於是不擔心了。

「跟犯人的交涉呢？」將左手臂收在衣服裡，鬼灯一邊慢慢散步，一邊問著陪他一起前行的阿香。阿香一邊同路經的獄卒確認狀況，一邊回頭跟鬼灯說明：「目前是由秦廣王大人的輔佐官小野大人去進行處理。」

「在秦廣王作為人質的時候，篁大人真是辛苦了。不，也許他覺得十分刺激，正在捉弄犯人也說不定。」

輔佐官目前幾乎都留在這裡，例如五官王的輔佐官檣小姐就負責料理大家的伙食，初江王的輔佐官胖吉以及都市王的輔佐官葛則是負責照顧動物獄卒，少數留在地獄的輔佐官，如六道轉輪王的輔佐官中，大概是被害怕的亡者下令，使得轉輪王停止了殭屍的行動，讓中目前好好在第十廳沉眠。

還覺得可以讓中成為戰力要員，看來是不能考慮了。

鬼灯一邊跟著阿香巡視，一邊思考。十王多半是意志堅強的亡者，是不用擔心他們的性命問題，然而在地獄有多少刑具就有多少，把他們折磨到精神崩潰大概也不會需要太久的時間。作為信賴著十王的獄卒及輔佐，沒人會忍心讓這種事發生。

幸好閻魔大王已經被自己虐習慣了，大概可以撐得比較久一點，鬼灯安心地想著。只不過現在的事態，真的是越快解決造成的傷害越少。

「啊，那是鬼灯大人嗎？」

巡邏的中途聽到了熟悉的聲音在呼喊自己，鬼灯與阿香同時往來聲處望去，就看到那頂著一頭捲髮，面帶颯爽笑容的小野篁在跟他們揮手。

「太好了鬼灯大人你醒啦，這還真巧呢。」

「真的很巧，您要分享怎麼愚弄那些叛亂亡者嗎？」鬼灯回應，而小野篁對鬼灯咧嘴一笑，然後朝著極樂滿月的方向走去。

「差點讓他們氣到說要全滅人質啦，幸好他們明白我是開玩笑。這個先不提，我們先回藥局一趟吧，白澤大人在場會比較好說。」停下腳步，小野篁搖了搖手指。「亡者集團提出了釋放人質的條件了。」

待在極樂滿月的有小野篁、鬼灯、阿香，白澤給他們泡了龍井茶，然後拉了板凳坐在阿香的旁邊。

「這麼重要的事，不需要集合所有的輔佐官嗎？」阿香小聲地問了，小野篁則停了一下，哈哈笑著。

「這次的條件總覺得在場的幾位知道會比較好，畢竟每個人都會有所意見嘛。」

鬼灯同意的點點頭。「您說的是，輔佐官們對上司肯定抱持私心，太多人表達意見的話容易將結論導向感情主導。」

「這種時候，就需要我這種有頭腦的局外人出主意，所以才找我，妳說是吧小香香。」白澤笑著給阿香倒了一杯茶，阿香則是為白澤的茶道謝，沒直接回應白澤的話。

「啊，白澤大人這樣說也是呢。」小野篁手拍了一下，好像白澤點出了重點一樣。「總而言之，就讓我細細說明。」

亡者集團——暫且這樣稱呼他們吧，大抵上還是明白地獄方這邊不會這麼輕易的讓他們進轉生處及天國，交涉時雖是開了大條件，但也有一些比較妥協的交易，好比給予受刑人人權，或是減刑保障，排除這些，倒是提出了一個能釋放一半人質的明確條件，同時只給一個月的時間考慮，要是不照做，過了期限就要開始處決人質。

「要求的條件即是——」將視線掃過屋內的所有成員，小野篁正經地說了。

「把神獸・白澤交出來。」

房間頓時鴉雀無聲。

「啊啦。」先出聲的是阿香，她用手遮住自己的嘴，意思像是領悟到了為什麼小野篁認為白澤應該在場聽取聲明了。

自己就是交涉的籌碼，沒有比這個更尷尬的狀況了。

「很好，答應吧。」鬼灯立即回應了。

「不是這樣的吧！這是千萬不能做的啊！」白澤立即站起來抗議，他刷白的臉像是真的為這種聲明害怕了：「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求這種條件，因為知道能怎樣對付四凶的只有我一個人，你要把我交出去，就真的沒人可以重整大和地獄了！」

望見白澤激動的樣子，鬼灯的反應倒是很冷靜：「白澤先生，比想像中來的驚慌呢。」

「那是當然的——小哥，你知道四凶是怎麼被封印起來的嗎？」

「那是舜大人帶兵去鎮壓的吧？」

「沒錯。」白澤點點頭，攤手說明著：「舜，聞名的二十四孝之首，之所以可以平定天下成為一國之君可不是巧合。打從他在娘胎裡的時候，就受重明鳥的庇護，自帶雙瞳而生。重明鳥外形似雞，是鳳凰的眷族，喜愛人類，自帶非常強大的退魔之力，自古受人類信仰，而留下了剪雞紙形貼門避邪的傳統，舜能打退四凶，第一點就是因為擁有重明鳥的守護，但僅是這樣是不夠的。」

「還需要相關知識去對付。」鬼灯同意的點頭，「您指的是，當時舜大人為對付四凶，利用了黃帝傳下來的文獻——『白澤精怪圖』，是嗎？」

「你很懂啊，小哥。既然這麼懂，怎麼會輕易的把我交出去呢？」白澤擺了擺手，嘆了口氣。「除了足以打倒他們的相關情報，包括把他們封印的辦法，也全賴我的口述記錄，若缺乏了這個，四凶不會被封印四千年還離不開。也就是說，那四凶獸若說要找一個人來報復，肯定是找我了。」

「聽起來很不錯。」鬼灯打了個呵欠。

「哪裡不錯啊！我跟你說，真的真的不要把我交出去！」白澤緊張的揮動雙手，在旁邊聽著兩人對話的小野篁忍不住躲到廚房去偷笑，阿香則是面露苦笑。「你要知道，我當初讓黃帝記下來的東西已經失傳了，而打敗四凶的阿舜他早就轉生到忘記自己是阿舜了。封印四凶的辦法，至今肯定只有我還知道，把我交出去的話，這世界上就真的沒有可以打倒四凶的辦法了！」

「那麼，白澤先生，您就來選擇吧。」鬼灯猛地抓緊白澤的領子，將他提起來，冷冷地說著：「把您交出去，或跟著我去打四凶？」

犯人要求交出白澤。

白澤不願意被交出。

因為這樣所以有了共同的戰鬥目的，或說大和地獄這邊也半要脅，如果不跟鬼灯合作，就只剩逃跑這條路了。

「哈啊。」

白澤嘆了一口氣，現在他正被阿香、小野篁以及最棘手的傢伙鬼灯三個人包圍，尤其是在阿香面前，他不好像個膽小鬼一樣逃走。

「作為交換條件，白澤大人心裡一定很掙扎呢。」先開口的是阿香，她那滿是體諒的溫柔神情讓人看了心揪。

「何止是掙扎，啊，最近想回老家了。」白澤的目光看向遠方。

「白澤大人出門在外不安全，有四凶盯著你呢，在打倒他們之前都由我們保護比較安心吧。」小野篁笑嘻嘻的說。

「這惡鬼在這裡根本稱不上是保護吧！」白澤指著鬼灯驚恐的抗議。

鬼灯則托起下巴，正經地說著：「那麼我們來討論一下吧，首先，就連留在桃源鄉的獄卒都不能讓他們察覺白澤先生現在願意幫我們。」

「不要直接以我會答應為前提開始討論啊！」白澤轉頭朝向鬼灯，卻對上鬼灯冷酷的視線，讓白澤僵了僵。

「白澤先生，您好像不明白我這裡的取捨啊。」手指輕輕打著下巴，鬼灯盯著白澤，慢慢地眯起雙眼：「如果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對付四凶獸的話，把您交出去對我而言不會產生任何損失。」

白澤退後了兩步，也不管什麼男性的尊嚴了，直接躲在阿香背後。

「有夠差勁啊你！對於救命恩人你是這樣回報的嗎！」

「哼，救命恩人嗎。」鬼灯輕輕地點頭。「白澤先生，是出於什麼動機救我的？」

廳房內又安靜下來。

白澤將頭轉向沒人的方向，隱約可以看得到他臉部肌肉在抽動。

「白澤大人跟鬼灯大人感情真好呢。」阿香十指交疊，打圓場似的笑著說。

「不是——！不是那樣的小香香！」白澤滿臉通紅、揮舞著十指：「要打倒四凶，沒有足夠的戰力是不行的，我那時是想如果這傢伙倒下的話就沒有人可以對付那四頭怪物……」

「O・K。」鬼灯打斷了白澤的話，雖說就算他不打斷，白澤也用手掩住自己的口，露出「不妙」的表情。「我認為沒有您就無法對付四凶，您認為沒有我就無法打倒他們，看來只剩下我們兩個合作一途了，是吧。」

白澤抱著頭低聲哀號。

小野篁則拍了一下手。「那麼，我跟亡者他們那裡的交涉會盡量拖延，會跟他們說輔佐官這裡為了是否將白澤大人交出的事而爭執不下。為了不讓他們起疑，我會放寬部分他們提出的條件。」

「我這裡也會跟大家說鬼灯大人還在接受治療，白澤大人抽不開身。這幾天都是這樣，從業員們應該會理解。」阿香也立即想出了對策。

「由您們來處理的話，我會比較放心，那就交給您們了。」鬼灯低頭行禮，小野篁及阿香面露笑容，三人彼此答禮之後，小野及阿香先行離開，把鬼灯及白澤留在原處。

「呃。」看著已被帶上的門，白澤提了提茶壺，問著：「你要添茶嗎？」

「麻煩您了。那麼，我就單刀直入的問了。」說著要添茶，鬼灯卻開始拋玩起喝空的茶杯，往高處丟又用手掌接住，如此反覆。「現在若要戰鬥，可行嗎？」

「還說呢，你的傷口不是還在流血嗎？」白澤從半空接走鬼灯的茶杯，自己替他倒了一杯，遞回去。

「骨折不是更難恢復？」鬼灯接過了茶，同時確認自己伸手、收回的動作都沒什麼問題，雖然痛得發麻。

「那是因為我用了偏門。」白澤說著，反手拍了拍自己的後背。「白澤角。我動用了兩根，磨成粉以後強行讓你吸收，你的骨頭才能長得那麼快。」

鬼灯瞪大眼訝然地望著白澤，白澤則別過頭：「你真的要多付我點酬勞啊，角要長好可是很久的。」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鬼灯低頭思索了一會。「原來如此，也就是還有四根的額度。」

「別把這個當作血量計表啦。」

「您是覺得我若是慢慢等骨頭長好，也沒時間對付四凶了，對吧。」

「你這麼敏銳還真是幫了大忙。」雙手盤在胸前，白澤望了鬼灯一眼，勾起了嘴角。「好吧。時限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來擬個戰略。現在你身體欠佳，我也沒自信可以跟他們打。如果你問我要怎麼削弱他們，那麼我可以給你幾個方向。一，各個突破，二，低調而行。也就是說，需要以少數精銳去打倒他們。這麼說很不甘心，但如果你身體沒好，我覺得已經沒有人可以打得倒他們。以最少的戰力來看，你是最適當的人選啊，獨角。」

「承蒙您的認可。」

「你好像不怎麼驚訝嘛。然後，就是暗中各個擊破這件事了，這個比較難。」

「掩飾著行蹤到地獄去的事交給我來處理。」鬼灯放下了茶杯，「白澤先生只要考慮如何攻略那四頭猛獸就好了。」

「很好。」白澤從鬼灯的膝上再拿回茶杯，放回茶几。「所幸他們都有各自的喜好，從中分析他們的行動、考慮他們的喜好並不困難。那麼，小哥，這會考考你。四凶當中，最容易以誘餌引出來的是誰？」

鬼灯閉眼思考起來。所謂四凶，即是無法預測行動的混沌、傲慢而我行我素的檮杌、毀善揚惡的窮奇，以及那最有名的……

「——饕餮。」

「答對了。貪食的饕餮，不論喜好及行動的思考方向簡單又單純，也就是我們能簡單地計算出他會待在哪兒，還有準備怎樣的誘餌，以第一個能夠擊破的對象來說，思考方向很容易吧？」

「……哼。」看著那笑得滿面春風的全識之獸，鬼灯冷嗤了一聲：「面對什麼都能吃的惡獸，你這話說來可真輕鬆呢。」

咚、咚！

有什麼重重撞在地面的聲音，以及伴隨而來的震動。

此處的人抱著頭，貼著牆壁蹲在地上。他們怕的不是地震，而是更恐怖的怪物。

地點，眾合地獄的商店街。

在那的是殘留下來，來不及去避難的從業人員，他們既緊張又筋疲力盡，身心都快達極限了。

「食材還夠嗎？」「怎麼可能夠，連倉庫都開了啊！」「廚師也都累翻了……」

這幾天，這裡的從業員都在拼命地準備料理，洗、切、炒、炸，不會做菜的去張羅材料，會作菜的輪班上陣，這樣持續了四天四夜，大家的體力已經到達極限。但是，若不趕快再做出料理的話，大家都死定了；那邊那頭大怪獸，可是會把在場所有的鬼卒與亡者通通吞下肚的。

「我還餓得很呢！」雷鳴似的獸吼傳來，累得倒在灶爐邊角的廚師們嗚咽出聲。「還來不及做食物嗎？聽說這裡是大和地獄最多美食的地方，可讓我真失望啊！」

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聽到那頭巨獸的咆哮。連夜烹飪，早已疲憊不堪的工作人員們，在絕望之際只能緊按著耳朵躲在屋子旁邊，念著信仰的法號求平安。

神也好，鬼也好，只要能救得自己的，不論獻上多少代價都能接受。

那群人低聲輕喃著，母親抱著孩兒，丈夫扶持妻子，在巨獸腳踏前行，離他們越來越近的時候，他們知道沒有比這個時候離死亡更近的了。

在他們幾乎要緊閉上眼，認命等死的時候，突然，有人從他們面前走過。

「就是這兒嗎？」「嗯，果然是這裡呢。」

有兩個身影悄悄地出現，擦過了靠著牆壁躲避的人，就這樣正大光明地走上大道，讓躲在陰影之下的工作人員不禁瞪大眼看著那。而那拖行著大拖車的兩人注意到那些人的視線，將手指豎在口前，示意要他們不要作聲。

神也好，鬼也好——

坐在牆壁邊的人噤聲，愣愣地看著那兩個人朝著咆哮的方向前去。

「好了，就將這裡在場的所有生物都吃下肚，然後去下一個地獄吧！等活地獄那裡好像有很多好吃的動物啊！」

遠遠的，可以看到那頭大巨獸；頭上有著宏偉的牛角，身體有著羊似的黑捲毛，四肢有著猛虎般的利爪，嘴裡滿是誇張而銳利的巨大牙齒。

看清了巨獸的身形，那走在大道上的兩人停下了腳步。

「原本想說，外形同樣都是類似牛羊類的奇獸，你們兩方感情應該要很好的。但仔細一看，對方形如牛羊卻有著獅牙虎爪，真不可思議。」在真正到達前線以前，身著黑衣的鬼灯，小聲地評論著，「還有那大極的頭……跟身體一樣大的頭啊，意外的給人一種可愛版造型的感覺，像極了之前流行的大頭狗。傳說中獨有首沒有身體，原來真相是頭特別大。」

「這你就知道了吧。」停在鬼灯身邊，身著白衣的白澤笑道。「別看他那樣，一百公尺內，他什麼都吃的到喔，他就有大口吃遍視野內東西的本能。而他不只是頭上有眼睛，連前爪的腋下都有，視線可廣的呢。」

有首無身，腋下有目，什麼都吃的貪婪怪物，在他們眼前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凶獸：饕餮。

鬼灯顫慄了起來，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能這樣近距離仔細看清那難得一見的奇獸。

而在遠處還在四處找尋食物的饕餮，突然止住腳步，靜了下來。

磅的一聲，他突然朝著一個方向狂奔而去，踏碎許多房子，邁開前肢迅速往前爬，吸引著他的，是美食的香味……以及……

白澤倒抽了一口氣，在他抱起雙臂警戒的時候，陰影已將他及鬼灯給籠罩住：轉過身，巨獸饕餮已經來到他們旁邊，因他的利爪揚起的沙塵甚至未落盡。

「喔厚，還想是誰呢。」饕餮咧起那大大的嘴巴，低頭望著那臉色跟衣服差不多白的白澤，笑得口水都滴了下來。「好久不見啊，白澤。」

「……啊啊，好久不見呢。」

白澤笑著，與饕餮遙遙相望。鬼灯餘光可以瞄到白澤的腳在打顫。

「沒想到你主動出現在我面前啊！」饕餮舔了舔嘴唇，「是來特地給我吃的嗎？」

「不是喔，瞪大你的眼睛，我在做什麼，不是看得很清楚嗎？」

白澤的面前爆出火星。

而他身穿著白色廚師服。

移動推車打了開來，上頭架著爐灶，已堆好了燃料，火燄雄雄燃燒。現在的白澤在磚爐前，用腳勾起了器具，一手拿著鍋鏟，另一手拿著中華鍋，將油及香料滾入鍋內，直接用大火快炒著，將香料爆香。

「嗚啊、好熱好熱，但果然是現炒最好吃了！」僅是混雜著香料，將油爆香出味，就讓白澤得意揚揚，而讓饕餮面容扭曲了。

「好香啊！居然比過去記憶做得更香了！我怎麼不記得你的廚藝變得這麼好？」

「醫食同源嘛。」白澤單眨了眼睛。

「白澤，想要什麼小手段，這次我可不會被你騙了喔！」饕餮的口水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在地上形成大大的水窪。「我可是想著要吃掉你，想了四千年啊！哈哈！你那白白胖胖的身體，想著就覺得好吃！」

「閣下的思考方向跟我很接近，我們大概很投緣呢。」

站在白澤的旁邊，身穿黑色和式廚師裝的鬼灯，突然開口。

「這傢伙是誰？」饕餮問著白澤。而鬼灯也打開自己的推車，展開了日式流理台，抽出了生魚片刀。

「咳，這是我這幾年來的死對頭。好了，我很明白你們的目的，是想要我交到你們手中任憑處置吧。」白澤又咳了幾聲，背後開來了一台卡車，從旁打開來，可以看到裡頭是整台的冰箱，裝滿了新鮮的食材。「在那之前，我跟這傢伙一直想分個勝負，卻分不出來。現在要分個勝負就是，中華料理跟日本料理，孰勝孰敗。以前都沒有公平的評審，現在你出來了，真是難得的好時機啊。所謂饕餮，可說的上是東方第一美食家。」

鬼灯也點點頭，「跟西方某個同樣為暴食之君，卻最喜歡大便的魔神來比，是貨真價實的美食家。」

「哈啾！」在歐洲地獄宮殿裡的別西卜打了個噴涕，他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左看右看，狐疑地自言自語。「怎、怎麼回事，總覺得有人在背後偷偷說我壞話。」

將焦點轉回到眾合地獄，眼看面前兩人的說詞，饕餮挑了挑眉頭，歪了幾乎看不到的脖子。

「不知道你在動什麼心思，但是啊，你以為這樣就能夠拖延我嗎？白澤？我想吃你那肥嫩的肉可想了很久了，把你列為最後的主食，已經等得不能夠再等囉。」

饕餮如此威嚇著，而白澤抬頭對著他，刻意表露出坦然的笑容。「那在我們食材耗盡前，若未能滿足你，你就盡管吃了我吧。這樣的賭注，對你應該很公平才對。」

「作為前菜及餘興節目，這倒還不錯吶。」饕餮說著，對他們張開了血盆大口。「把我餓著的話，就把你們一起給吞了！」

「開始了！」白澤大聲一吼，食材落下了油鍋，鬼灯也開始迅速地處理生鮮魚產。

「快投啊、快投啊，把他們兩個人做的菜通通投到饕餮的嘴裡！」

一旁的鬼卒及從業員拼命地幫忙作著投擲的動作；這幾天他們也在做這個，為了不讓饕餮閒下來，有空動其他人的腦袋，就是把作好的所有餐點都朝著饕餮的嘴巴投過去。

原以為饕餮飽了就會滿足，但是，他不會飽，他們餵了超過三天，饕餮還是在喊餓，直到將眾合地獄的食材幾乎吃盡。如果鬼灯與白澤是為了撐飽饕餮而來，要說這策略是完全不行了，只能說現在由鬼灯及白澤來作菜的好處是讓原本掌廚的人得以休息喘氣，放鬆下來，還有從後補充好幾車的食材剛好接上而已。這些食材恐怕是從天國帶下來的，來的正及時啊。

雖然這麼想，在這裡的可是什麼問題都能解決的鬼灯及白澤，他們出現在此一定有目的。早已疲憊不堪的從業員們深深信賴著他們兩個，於是什麼都不問，奮力地將料理用投石機拋向饕餮，讓饕餮一口一口地吃下料理。

鬼灯作的日本料理多半是使用新鮮現採的海產所做的現殺料理，白澤則是做以香辣聞名的湘川料理。一個是生食一個重油，混著吃對腸胃可不好，莫非是想搞壞饕餮的肚子？旁人雖這麼想，但饕餮可是什麼都能吃下的怪物，可不會這麼簡單就中招了。

想到這，張口吞下一整鍋麻辣火鍋的饕餮，舔了舔舌頭，笑起來。

「隱藏在麻辣之下的怪異味道……是想毒殺我嗎，白澤，可別太小看我了！」

白澤輕笑了一聲，汗水沿著臉頰滴了下來。

「你以為用香料及油就能隱藏這個味道，可別太天真了，我是什麼都吃的下去的饕餮！別以為這樣就足夠對付我！」饕餮狂妄地放聲大笑，使得附近的屋子都搖動起來。「來吧，毒也好、臭掉的食物也好，我不怕這些，但你要是做得難吃就會惹火我了。讓我不開心的下場就是把你們都吃了！」

「勞煩將那大鍋地獄拉麵投過去。」鬼灯冷靜地指揮負責投食的從業員。

在兩人拼命的料理下，食材也消耗的非常快，沒一下子，第一台卡車裡的食材就已經空了，從業員們紛紛從後頭搬運食材到前頭供他們使用。

但就只是這個空檔，走到後方的他們所沒注意到的是，饕餮悄悄地往前踏了幾步。

「……！」停下手擦拭廚具的鬼灯注意到了這點，他立即離開自己的料理台，抓住了白澤的手。「白澤先生！」

一百公尺內，饕餮什麼都能吃盡。

「來不及了，呵哈！」饕餮張開了口，將眼前的東西不論生物或是器具通通往口內吸。

在這緊急的時刻，鬼灯將白澤用力往背後拋，隨著白澤的慘叫越來越遠，鬼灯也感受到背後有一股強力的吸力，好像從天空墜向地面一般，一瞬間，他被抽空而飛，拉進了饕餮的口中。

「哈哈哈哈哈！」饕餮將這一瞬間的東西全吞下了肚，包括了鬼灯，咕嚕一聲下了喉嚨，舔舔嘴唇，滿意地笑了。「吃不到白澤，地獄鬼神的口味我也來品嚐一下。嗯哼，來不及咬碎就吞下肚，是我太餓了吧！」

不似那些聽到鬼灯大喊當下就趕緊躲到遮蔽物躲著的從業員，白澤僅是拍了拍身上的灰土，勉強地從瓦礫堆爬起，隨著四週鬼卒驚聲呼喊著「鬼灯大人被吃下去了」，白澤搖搖晃晃地站直身，嘴唇正在發抖。

「啊，天啊，這可怎麼辦……」

「不用擔心，白澤。」軟綿綿的肉球及地，饕餮又一步一步往前踏。
「你馬上要同他一起在我肚子裡團聚了。」

「啊呀，這可怎麼辦才好。」白澤單手掩著口，眯著眼，慢慢地勾起嘴角，「那傢伙，可是猛毒呢。」

腳掌又向前踏了一步，饕餮帶著得意的笑容，一步一步地逼近白澤。拖延時間的料理秀已經阻止不了他了，從業員們也顧不了救得白澤，只能邊說抱歉邊從饕餮的四週跑離。

直到確認白澤在自己的「守備範圍」內，饕餮停下來，從鼻子哼了一口氣，幾乎將白澤的頭巾給吹飛。「接下來，就是你了吧，快現出你白白胖胖的原形，讓我品嘗品嘗吧。你不現的話，我就把你打到變成原形啊。」

「這樣真的可以嗎？」白澤用手拍掉身上的灰，抬頭看向饕餮，勉強笑著。「吃下了怪東西，不覺得肚子哪裡怪怪的嗎？」

「唔嗯！」聽到白澤這麼說，饕餮也壓下興奮的心情，安靜下來。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隱隱約約，他感受到了肚子的鼓動。「這是……？！」

日本有個童話故事叫一寸法師，那是只有一寸大的英雄，這樣的他打倒惡鬼的方式，是潛入惡鬼的肚子裡，用鋼針刺穿他的內臟而打倒他。

正好，鬼灯覺得目前的處境想到了這個故事。

潛入饕餮的胃，兩腳踏在軟糊糊的半消化物上，單手遮著頭的鬼灯驚訝於這胃比他想像中的大，搞不好跟自己的房間可相上下。眼見著從

胃壁滴下發著酸氣的胃液，若不是之前先用白澤特製的食物來壓制胃酸，縱然是穿著特殊材質的服裝，自己也會被腐蝕吧。

「那麼開始了。」從背後取出自己愛用的狼牙棒，鬼灯高高舉起，重重地朝著胃部下方打去：「地獄的一寸法師之刑！」

疼痛一下從腹部傳了上來，饕餮痛得大聲咆哮，他自豪的胃正在翻騰。低吼了好幾聲，饕餮瞪大了雙眼，直瞪著白澤：「白澤，你這傢伙！」

「一切照著計畫進行。」被饕餮噴氣的白澤露出夜神月式微笑。

「可、可惡啊！」饕餮牙齒氣得喀喀打顫，他索性邁出前肢，往前躍進了一大步，在白澤上方張開大口：「絕對要把你咬碎！」

「冷靜點。」肚子裡傳出了男子中低音。鬼灯一面小心著滴下的胃酸，在感覺到饕餮似乎打開嘴、改變風壓的時候，他上臂一個使勁，用力地往胃的上方打去。這讓饕餮不但是打了一個嗝，也因為被擊中接近心口的地方，使得饕餮瞬間全身一麻，讓他無法作更多的動作。白澤於是抓住這種空檔，立即轉身往後拉開距離。

確認了饕餮僵直了肌肉，鬼灯滿足地點點頭。不愧是白澤先生，照這種攻略方式，的確阻止了饕餮的動作。鬼灯雖是這麼想，但隨著胃液分泌增多，鬼灯知道時間拖不得。

「白白白白澤！」饕餮瞪大凶眼，毛像豪豬一樣、或者說像尖刀一樣一根根豎立起來，簡直渾身都成了凶器。他低下頭，忍著胃裡受得折磨、鬼灯無止境的狼牙棒毆擊，饕餮憤怒地朝著白澤逃離的方向爬前奔去，凡是衝去的地方都像被利牙撕裂一樣。

這下雖是不可能在遠處就吞下白澤，但還是能把白澤撞得遍體鱗傷後，殘酷地啃咬咀嚼吧。

一百……九十……六十……三十……饕餮離白澤的距離越來越近，就在離二十公尺的時候，白澤喊了一聲「就是現在！」

聽到白澤的呼喊，鬼灯再度用力地往心窩重重砸過去。

這一記讓饕餮痛得閉眼，眼淚從眼角滑出，只是一秒的時間，白澤潛到饕餮的下身，一個上踢，朝著饕餮的下巴踢去。

「呃！」這一踢使得饕餮稍微抬起來下巴，而白澤笑了。他想起是怎麼跟鬼灯討論戰略的。

「考考你，小哥。」展示了自己畫的鬼畫符，白澤用伸縮棒指指圖上看起來像嘴巴的部位。「饕餮的武器都在前頭，能吞食遠方獵物、咬碎一切的大嘴，有利的前爪，碾碎一切的角，他甚至除了臉上有大眼睛，腋下也有，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忍著不吐嘈白板上一圈一圈的圖樣，鬼灯冷靜地思考。「……是為了保護弱點？武器既然都在前方，那麼弱點應該是藏在……」

「猜對了。」白澤笑著用伸縮棒指向鬼灯，「所以，到那個時候我們要一起攻擊。」

「小哥，就是現在！」白澤喊著，他又一個旋身，抓準時機，與鬼灯的狼牙棒一起往上攻擊。

由裡由外同時的上擊，饕餮因此被打得揚起了身體——

——武器既然都在前方——

「饕餮的弱點，在於柔軟的上腹部。」

只有在饕餮止住動作、抬起身體、露出柔軟肚子的那一瞬間，白澤終於有機會使出道術，金色的文字在白澤的手中閃爍，他一掌重重地往饕餮的腹部打去。

「啊、啊啊啊啊——」

黑與白的光芒交錯著，在饕餮的身形扭曲起來的時候，鬼灯朝橫隔膜打去，讓饕餮因肉體反射自然將他嘔出，得以抓住朝饕餮的嘴伸手的白澤，在那短短幾十秒的時間內逃出，在白澤將鬼灯抽離出饕餮，兩人揮動雙手跑開的時候，遠離封印巨獸的強烈能量。

一陣劇烈的爆炸震響，鬼灯及白澤摔倒在瓦礫之中，累得氣喘吁吁。

「哈……呼……」趴在地上大口喘息，白澤連揮去臉上的汗都辦不到，心跳快得沒有力氣爬起來。良久，他才能吐出一句話：「哇，總算封印了一個。」

「但也費足了勁。」接著白澤的話，坐在石堆上的鬼灯拍掉身上的半消化食物，嗤了一聲。

狼狽的第一戰結束。

經過一陣混亂，總算打倒第一頭凶獸，雖是解除眾合地獄花街的危機，基本上留下的還是滿目瘡痍：因為饕餮橫行導致木屋傾倒，不少人別說是資產毀於一旦，甚至還有被碎瓦斷木壓傷的。雖是這麼說，在這裡作惡的凶獸已經被打倒了，在這裡的居民終究可以鬆一口氣。

「剩下的食材先分給花街的住戶。」抹去身上的黏液，鬼灯在花街廣場大聲喝令著：「倉儲車就先留在這裡當作冷藏庫，晚餐會統一煮大鍋湯，請大家按順序來領取！」

「傷者請前來，我特地帶來我教給小曲的奇藥，世人好像稱之為雲南白藥吧？吃了可以快速止血喔。」白澤將好幾箱藥箱拿下來，笑嘻嘻地分發給領取的民眾時，空檔間回頭小聲地對維護秩序的鬼灯說著：「你快去借個浴室吧，聞到你身上的味道會讓我想到我喝掛吐出來的東西。」

「雖然我有同感。」鬼灯拿下夾著鼻子的鼻夾，看了白澤一眼，「不過您一個人沒問題嗎？」

「你就相信在這裡的人吧，不是說了，『我們兩個都沒到這裡』嗎？」白澤發出嘖嘖兩聲，在鬼灯面前搖了搖手指，而鬼灯現在只想把身上的半消化物往白澤臉上糊個一臉。

「您這樣說也是，那我先行沐浴更衣。」說著，鬼灯回過頭，環視著留在此處動員起來的鬼卒，喊著：「依照我說明的進行——」

「明白了，我們會自立自強。」一名鬼卒笑嘻嘻地舉起行軍禮。

「畢竟『鬼灯大人及白澤大人都不在』嘛，只能我們辛苦的撐下來了。」另一名鬼卒刻意大聲的說，四週響起笑聲。

看到這裡的居民精神都很好，鬼灯也稍微安心了一些，跟附近的小姐們打聽哪裡有可以使用的浴池。知道鬼灯要洗澡，那種共浴業的業者紛紛跑出來，你一言我一句的推銷了起來。

就在鬼灯四週吵吵鬧鬧的時候，一名男鬼跑了過來，氣喘吁吁地指著一個方向，對著白澤喊著：「找到了，白澤大人，我們發現饕餮所在的位置。」

「很好，剩下的交給我吧。」白澤的笑容看起來很輕鬆，但一聽到關鍵字，馬上引起鬼灯的注意。

「饕餮沒有被打倒嗎？」

「四千年前無法殺掉的巨獸哪有可能輕易被打倒，我只是用了封印術將牠的戰力盡量壓低，但對一般人來說還是有點危險的。」白澤說完捲起了袖子。「先交給我處理吧，看看能不能稍微安撫牠。」

鬼灯沉默了一會，點點頭。

「我盡早回來。」

「那還真是可靠啊，也不需要這麼擔心啦。」白澤背對著鬼灯揮了揮手，然後跟著那名前來報訊的男性鬼族離去。

匆匆地淋浴將身上的穢物洗盡，換上了店家準備的舒適浴衣，鬼灯連頭髮都只用毛巾簡單的擦乾，就穿著草鞋趕去疑似發現饕餮的地方。說是戰力壓到最低，但白澤本身就是沒什麼戰力的怠獸，要是自己不在旁邊，不知道饕餮會不會又再作亂。

等鬼灯來到那堆坍塌的屋瓦前時，他立即聽到了白澤的慘叫聲。

「白澤先生。」因為在預期之內所以鬼灯很冷靜地擔著狼牙棒爬上碎瓦，而進入他視線的是哇哇叫甩動著手的白澤，以及白澤手上的不明物體。

「好痛痛痛，別咬我啊！」

甩著手，白澤無奈的看著咬著自己左掌的小動物：遠看像黑色的哈薩犬，頭部像山羊，臉像貓，頭特大，身體小，身型大約小型犬大。饕餮，因為被白澤封印，已經強制被封為雛獸姿態。

鬼灯瞪大了眼，靜靜地看著白澤一邊痛得臉部扭曲，一邊用手撫摸著小饕餮的頭，直到小饕餮鬆開口落地，軟軟的肉球讓牠站穩的時候，抬起頭看向前方的白澤。

「……貼貼。」

「肚子餓了嗎？不是才剛剛吃了很多嗎，真拿你沒辦法。」說著，白澤將小饕餮抱在懷裡，注意到鬼灯已經來到這裡，就將小饕餮塞進鬼灯懷裡，「幫我顧一下，這孩子要是吃飽了就會安靜下來，我去找食物餵他。」

鬼灯愣愣地抱著那顆黑色的小毛球，問道：「剛剛那是他的叫聲？」

「對，古代取名不是會從叫聲來取嗎？這孩子有點大舌頭，所以會發出貼貼、掏掏的聲音。」白澤思考著現有的食材能做什麼料理，也許拿鬼灯那邊準備的海產作生魚片似乎不錯。才這麼考慮，白澤正要回頭徵詢鬼灯的同意，就看到鬼灯緊緊地抱住饕餮，臉部肌肉緊繃地望著自己。

「……爺爺，我想養他。」

「耶！」白澤嘴巴歪了一下，「不行，我們家養不起吃這麼多的孩子！」

「拜託了爺爺，我會帶他去散步，也會幫他清理大小便的。」「貼。」

「你說是這麼說，到時又丟給我照顧！」白澤搖了搖頭，擺手聳肩，「好了，不開玩笑了，不建議把他養在地獄，他的胃連亡者都能消化。」

「嘖。」才想著難得可以養如此稀奇的凶獸，性子跟造型都跟自己很合的。鬼灯有些遺憾地輕輕撫摸饕餮的毛皮，一邊跟著白澤走回倉儲

車，一邊思考要怎樣才能在事後把饕餮招到八大地獄從業。鬼灯實在太中意饕餮的叫聲了。

就在兩人返回倉儲車的時候，那兒的屋頂上，有個小小的身影，潛伏在上頭，瞪著妖異的雙眼盯著他們兩個看。

「哼，傳聞果然是真的，饕餮盤據在此作惡，而打倒他們的，正是鬼灯大人及白澤大人。」

搖晃著兩條尾巴，兩掌抓著特製的相機，趴伏在屋頂上的是貓仔隊記者，小判，望著下方的鬼灯，咧起嘴壞心眼的盤算著。

在現在地獄大亂、亡者佔領閻魔廳、四凶到處肆虐的時候，鬼灯居然悄悄地回來，還打倒了饕餮，這件事如果寫成專題報導一定能成為大獨家，自己能拿到多少獎金、升到多高的職位？小判喵喵竊笑著，牠決定要捕捉好鏡頭，事後來做個專門特輯。

雖是打著這樣的算盤，小判望著底下的景象，不由得皺起眉頭。

那個被鬼灯抱在懷裡的毛球居然是那鬧得眾合地獄哀聲連連的大凶獸？看起來就是胖了點的黑色波斯貓，頂多就是頭上長兩隻角而已。原本小判是冒著危險想拍到饕餮作亂的鏡頭，看到他像隻胖貓咪一樣被鬼灯抱在懷裡，總覺得有點不屑，尤其看到白澤拉出調理桌幫忙處理鮮魚，切好了一盤又一盤的生魚片，然後交給鬼灯去餵食，小判不由得一肚子火。那頭凶獸是怎麼回事？居然這樣張口讓鬼灯來餵食，毫無尊嚴的看著鮭魚肚搖尾巴？張大口吃完以後還貼貼叫用肉掌拍鬼灯的腳是怎樣？這種獻媚的模樣太不知羞恥了！說是凶獸只是會賣萌而已，小判自己都覺得能捲起袖子打倒牠。

「對了，就把饕餮的落魄樣寫下來，大肆嘲諷十王的無能吧。」

小判說著拿出了相機，卻突然發現底下只看到饕餮及白澤，鬼灯不知道到哪去了。

是牠看漏了什麼？牠東看西看，只看到白澤正在給饕餮吃鮭魚肝。

「喔呀，這裡有隻貓呢。」

低沉的男中音從背後傳來，小判整個背毛都豎起了。

不用回頭也知道，鬼灯正站在自己身後。嚇死人了，什麼時候爬上來的？怎麼有辦法在上來的時候不讓一隻貓仔隊發現？

「我我我我沒做奇怪的事喵！」小判轉過身，夾起尾巴拼命地往後退，抬頭望著鬼灯可憐地搓掌：「只是在這個時候想幫上忙的喵，絕對沒有心思搞破壞及抹黑的喵！」

「還請您不要在解決事情以前將現在的事洩露出去，我們正在秘密行動。要是事跡敗露，有可能讓所有的人都死得很慘，新聞業也別想活了，明白嗎？」鬼灯蹲在小判旁邊低聲說著，小判緊張地點頭。

「想要獨家的話，事後可以讓您專訪。」只要給了清楚的指示，這隻偷窺貓基本上還是好溝通的。鬼灯搓著下巴思考了一會，突然說了：「還有，有一些事想請您幫忙。」

鬼灯說著將小判抱了起來，在小判耳邊低聲說著，小判一邊聽，一邊點頭。

「這個喵，應該沒問題。」小判笑著用貓掌比了比，「聽起來是個好機會喵！」

「萬事拜託了。」鬼灯將手拍在小判的掌上，「畢竟是業界第一的記者小判，還請您多多善用您的潛入技能。」

一邊被鬼灯揉著肉球，小判壞心眼的笑了起來：「那這個報酬嘛——」

「訂金就先給您帶走底下倉儲的一條鮭魚吧。」講著，鬼灯看看小判，又看看屋頂下的白澤及饕餮，眯起眼，「您最好就帶著鮭魚走，底下的凶獸看起來弱小，但其實還是挺危險的，讓牠盯上了，就要給小判您寫個訃聞了。」

「好、好的喵。」明白鬼灯不是在開玩笑，小判彎身行禮後，悄聲離開了屋頂。

「那麼。」鬼灯拍了拍身上的灰，從屋頂上躍下，再度接過白澤料理好的生魚碎肉：「一邊將這裡的事打理好，一邊照料著小饕吧。」

天苔漸漸暗下來，鬼卒們也開始在煮以鮭魚鮭魚骨為基底的大鍋蔬菜味噌湯，戰後的收拾暫且告一段落，指揮現場復原的鬼灯，以及負責醫療協助的白澤，兩個人累癱的坐在長椅上，白澤喝著鬼卒們端上來的熱茶，鬼灯則是兩眼無神地撫摸趴在自己大腿上的饕餮。饕餮的尾巴掃啊掃，閉著眼睛發出喃喃聲，似乎睡得很沉。

「這小傢伙真的很會吃。」鬼灯將饕餮翻過身來，摸摸他的肚子。吃掉一整條鮭魚，肚子還是一片平坦，讓人疑惑吃進肚裡的食物到底到哪去了。

「當然囉，他可是饕餮呢。」把茶杯放在膝蓋上，白澤輕呼了一口氣，看向遠方：「唉，這樣忙了一整天，真希望能喝到美酒或是有美人相伴啊。」

話才說完，不遠處傳來的樂聲，讓鬼灯豎起耳朵，看向傳來聲音的街口。主音聽起來像竹笙，有人搖著金環，有人敲著小鼓，遠遠的可以看到有列隊隨著樂聲緩慢前行，領頭的是奏樂的男子，隨後的是身穿紅衣捧著盒物的女童，而作為遊行隊伍主角的，應該就是那由四名壯漢背起的紅轎子，壯漢踏著穩重的腳步一步一步前行，直到轎子停在鬼灯與白澤面前，打鼓的用力敲了兩聲，全員停下腳步，讓壯漢放下轎子。

「有勞兩位大人，特地來此替我們這些卑微的人群解圍。」

嬌柔的聲音從轎子裡傳來，白澤聽了欣喜的露出笑容，鬼灯則微微皺眉。而從後走來兩名妝扮美麗的女子，一左一右地掀起轎上的竹簾，讓轎裡的人伸出腳，蓮花小鞋輕輕落地。從轎上下來的是身穿水色絲織漢服的絕世美女，東方國家知名的傾國妖魅，白面金毛九尾狐妲己。

她來到了鬼灯與白澤面前，合起雙袖，彎身朝他們行禮。

「恭候多時了，請上前，我替你們準備好了房間。」

在四凶攻下地獄沒多久，饕餮就入侵眾合地獄的花街。而這個地帶能撐到現在，不算是意外的發展。

最初獄卒們在疏散人員逃往天國的時候，大家是自發地優先禮讓老弱婦孺逃到桃源鄉，這當中有大半是眾合地獄的女獄卒，男獄卒則多半留在原處維持秩序，使得花街的從業人員降到最低。在這種情況下，讓花街穩定下來的是知名度不亞於饕餮的大妖怪姐己。鬼灯在指揮獄卒時有打聽到一些消息，姐己先是「協調好」讓亡者不能隨意進入花街作亂，至於饕餮的闖入雖然讓大部份的鬼族都疲於奔命，但也是姐己安排了輪班及料理食材準備，才能將時間拖到現在。

在這次從饕餮入侵到打倒間的浩劫，可說是地獄花街前所未有的大損失，但姐己就在此時放出貸款讓這裡的居民可以安心，受到安撫的花街居民在事後才不會崩潰甚至開始偷搶。只不過貸款多半是用店面來抵的，以姐己的手腕，已可以預見姐己在之後會擴張多少勢力……

這後話暫且不提。

「啊呀，小姐己，真是辛苦妳了。」一看到姐己出現，白澤立即露出開懷的笑容，將杯子放在長椅上就站起來，握起姐己的纖纖指尖，低聲說著：「還為我們準備了房間，真是太貼心了。不過，妳別看這惡鬼還很凶惡很有精神的樣子，身為醫生的我最清楚，他應該好好休息，最好給他一間獨立的單人房好使他靜養。至於我嘛嗯哼，想跟小姐己多相處一會啊。」

「白澤大人真是壞心眼，這種時候還懂得跟奴家談生意。」姐己從白澤手中收回了手，掩住自己的嘴，卻掩飾不了眼角流出的笑意。「請放心，白澤大人，給您們準備的是那間上房喔。」

「……我們？」白澤臉上沒了笑容，鬼灯同時垮下了嘴角。

「嗯。」姐已柔柔的鼻音聽在男人耳裡很是酥麻，只不過接下來的話題倒是讓任何男性都會倒胃口：「最上頭、最大的那間雙人房，那可是我們店裡最上好的房間，就算讓兩個大男人同住，也絕對不會感到擁擠的。」

「等等啊！請準備兩間、兩間！」白澤捉住姐已的手腕，邊激動地跟姐已求情，邊用餘光偷瞄著面無表情撫摸著饕餮的鬼灯。

「白澤大人，我們這裡的房間都讓員工避難了。」姐已垂下雙眉，水汪汪的雙眼顯示她深深的歉意。

「那麼，是否能像往常一樣，我與小姐已同眠呢？」白澤說著湊到姐已的耳旁，用撒嬌似地口吻說著：「我有一些只想跟小姐已聊的事情，可以陪我一晚嗎？」

姐已望著白澤眯眼微笑，僅輕輕笑出聲，沒有直接回應白澤。這個沉默持續了很久，久到白澤可以感受到從背後來自於鬼灯的那份無言的壓力。

「小姐已，等我一下。」白澤放下了姐已的手，深吸一口氣，回頭小聲地對鬼灯說著：「小哥你就放心啦，身為天國第一藥師，我會負責把你治療到可以放心再離開房間。你也懂的吧，一個人睡比較好休息對不對？我要去小姐已的房間過夜，你要安份點啊。」

鬼灯靜靜地看著白澤，又轉頭看著笑吟吟的姐已，用鼻子哼了一聲。「老頭子別太勉強。」

聽到鬼灯這句冷語，白澤忍不住用歪斜的笑容反駁：「呵——呵呵！滿身是傷的小伙子先養好身體再來講話吧。」

「那麼兩位。」姐已輕撫嘴唇，笑嘻嘻地說著：「就容奴家帶兩位貴客去你們今晚過夜的房間了。」

「沒有要一起過夜！」鬼灯與白澤完美地同時出聲。

四

亡者佔據閻魔殿，至今已經第四天。

從閻魔殿的最外側即部屬著亡者組織而成的軍隊，手持從閻魔廳搜刮出的刑具當作兵器，用以鎮守閻魔殿而不受獄卒或是其他妖怪的闖入。東西南北各配一個軍隊長，用來下指令整頓亡者的秩序。除了閻魔殿外圍，通往三界交會口的地獄之門前，同樣也整頓好軍隊，隨時要攻入三界交會口的最後防線，也就是牛頭馬面為首的陣線。

殿內各部皆受到亡者的支配，資料儲存室更是被整個燒毀，以作為哪天棄守逃亡，地獄方會因為資料不全而拖延追捕的保險。雖說這可能是毫無意義的行為，閻魔殿在被攻下來的時候，可以預測到作好了資料備份，但能多拖延就多拖延，這對在地獄掀起反抗的亡者很重要。

招募叛亂勢力、整頓反抗戰力，這一切都要有總指揮，目前指揮反抗活動的，是兩名來自大叫喚地獄的亡者，據說一個來自於政治界，一個來自於黑道界。作為與其他亡者不同的識別標記，他們一個人換上了白西裝，另一位換上了黑西裝。

反抗勢力所擁有最大的籌碼，即是闖入地獄作亂的四凶。

正因為如此，今天這兩人都面色凝重。

「你說啊，這傳單上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白西裝亡者舉著一張蓋有貓掌印的傳單，肥嫩的手正顫抖。「這太奇怪了吧，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這傳單從記號開始就十分可疑啊。」黑西裝亡者推推眼鏡，伸手接過白西裝亡者手上的傳單，念了起來：「緊急特報，凶獸・饕餮已被

證實在眾合地獄花街被打倒，打倒他的人身份不明，是一名黑衣男性及白衣男性。」

「這不是很荒唐嗎？怎麼可能像饕餮這等凶獸，居然會被兩個人給打倒！」

「我派出去到眾合地獄觀察的亡者都沒有回來報告，所以無法確信。他們可能被花街的女性迷惑，停留在那裡了。嘖嘖，地獄的亡者就是對欲望一點抵抗力也沒有。」

「你說的可輕鬆了，這可不是好笑的事吧？」白西裝亡者又搶回傳單，指指上頭的文字吼著：「饕餮！那個不肯待在閻魔殿的饕餮被打倒了！我們仰賴的四凶就這麼少了一個！而且那個小野篁也在跟我們打迷糊仗，說白澤去採藥人不知道去了哪裡。你看地獄那邊在給我們拖延，還真的拖到饕餮被打倒了！這樣下去其他三頭凶獸肯定會覺得我們不可靠，不肯與我們合作對付地獄的！」

「你們在聊什麼，感覺好有趣啊。」

突然加入的是帶有外國口音的話語。白西裝亡者抖了一下，黑西裝亡者則是面向出聲的地方，彎身九十度的行禮。

出現在兩名亡者面前的是一名頭戴金絲冠，身穿翡翠綠色漢袍的細眼青年，他揚起下巴，眼睛半眯地瞥了這對西裝亡者。

「禮貌倒做的裝模作樣。希望你們沒有隱瞞我什麼重要的事，我這個人最討厭被欺騙。」

「沒什麼、沒什麼，只不過是一張垃圾傳單。」白西裝亡者陪著笑臉，將傳單揉成一團，綠袍青年挑了挑眉，手伸出來，對著白西裝亡者向上攤。

白西裝亡者見狀，深吸了一口氣，他將傳單重新攤平，戰戰兢兢地遞給綠袍青年。

「你們知道吧，做什麼小動作，我都會預先知道。」綠袍男子冷笑了兩聲，將傳單看了一眼，又回頭看著西裝亡者們，然後重重地用腳踏了一下地板。「別想忤逆我！你們這些廢物！人類就該乖乖的服從我們這些高一等的生物！聽好，如果對方能用理由來拖延，只能證明你們無能而已，如果無法將白澤帶過來，我可是會毫不猶豫地拋下你們這群無能的人類的！」

「息、息怒啊大人！」白西裝亡者嘴角勾起，雖努力想笑，看起來卻一副哭喪臉：「我們也是用計策想哄騙他們將白澤送過來，或是查清楚白澤現在的行蹤。我們真的很努力在替大人您把白澤找來的。」

「這樣是再好不過了。」綠袍青年露出和善的笑容。「你無法把事辦好是一回事，但要是既辦不好事，又覺得可以矇騙我，我就讓你嘗嘗車裂的痛苦，明白嗎。」

白西裝亡者顫抖的點點頭，綠袍青年才甩袖而去，走向原來給閻魔殿的從業人員居住的宿舍長廊。

「喔，饕餮被打倒啦。」閱讀著傳單上的文字，綠袍青年自言自語著：「饕餮是個好傢伙，只不過他為人太單純，容易被騙。不過能打倒他的肯定很有一手，饕餮可不弱吶。打倒他的是一名黑衣男子一名白衣男子……嗯？」

綠袍青年停下了腳步。

「白衣男子……白衣……哼……哈哈……」綠袍男子雙手扯碎了傳單，抬頭哈哈大笑起來：「白衣男子！我還想是誰有辦法整倒饕餮，哈哈哈哈哈！白澤！我們沒去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門來了！」

就在此時，旁邊的房門打開了，出來的是一名身穿苗族服裝，頭髮與麻線交互相纏如同頭巾盤在頭上，而頭的兩邊各有一對角的強壯男子，來到了綠袍青年的身邊，靜靜地像是在等待命令似的。

「噲，兄弟，你來啦。」綠袍青年將傳單碎片塞進苗服男子的手中，大笑著拍了拍手：「你看，稍微逼了逼，白澤就這樣出來了！這下找的到他人了！」

苗服男子看了看撕成兩半的傳單，皺著眉，抬頭看看綠袍青年。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說不用擔心，那可是白澤，我有辦法解決的。」綠袍青年說著，瞪著苗服男子，眼睛冒出兇光：「倒不如說你別來妨礙我，我要單獨一個人好好地折磨、折磨他，好解他背叛我等之仇。」

綠袍青年說完，不等苗服男子回話就進去他佔據的房間。屬於原房間主人的東西都被堆到了角落，桌上則放著中國古代的卜卦工具。

「爺爺當初禁止百姓使用卜卦通神，為的是讓我等獨佔這項技術呢。」

卜卦器具喀喀一擺，綠袍青年掐指算數，然後對照籤譜，思考著。

「以人為林之處……就在那！」

地點拉回眾合地獄的花街。

在花割烹狐御前的最頂樓，獻給最尊貴的客人的雙人套房，此時待在房間裡的，是素來被認為水火不容的兩個大男人。

一邊擦著頭髮一邊從浴室走出，從水蒸氣裡走出來的鬼灯感受到室溫的涼爽而呼了一口氣。但是在他看到那坐在桌邊，拿著毛筆不知道在寫什麼鬼畫符的白澤，就不禁感覺胃痛。

注意到鬼灯出來，白澤拍了拍床鋪，示意要鬼灯坐過去。對此，鬼灯倒是沒什麼不滿，將毛巾往白澤的方向一拋，就安份地往床上坐下，稍微鬆了鬆衣領。

「下午是因為你身上的髒東西太多，不趕快沖掉的話感染就糟了。不過以你身上的傷口來看，還是用擦澡比較安全。如何，有乖乖的照辦吧。」

「這點常識我還是有的。」

白澤睜眼打量了鬼灯一會，確認鬼灯已擦澡完畢、換上乾淨的浴衣，白澤拉了板凳坐到床邊。

「好了，把繃帶解下來吧。」

鬼灯聽了微微皺眉，心不甘情不願的拉開衣服，露出身上有創口的部分。

不用解開，也能看到自傷口流出的血與淋巴液，在繃帶上潰成一片。

「果然還是讓你太勉強了。」白澤聳聳肩，伸手想替鬼灯解開繃帶，還沒碰到就看見鬼灯搖搖頭，自己動手來解。這樣也好，有時傷口會黏住繃帶，這種狀況只有當事人才能察覺，要是他人來動手搞不好會撕裂傷口。

繃帶之下的傷口十分淒慘，鬼灯卻沒有特別難受的表情，不如說他對白澤盯著自己看這件事還比較在意。但白澤倒是發揮了醫生該有的醫德，沒有嘲弄或斥責鬼灯，只是看了幾眼就回頭從藥箱找出棉花棒幫忙清潔傷口，直到傷口附近變得比較乾淨。

看著鬼灯那無法好好癒合又撕裂開的傷口，甚至變得有些紅腫，白澤總有點內疚感。「現在就讓你戰鬥果然不太行啊。」

「但是您也沒有其他選擇吧。」當事者的鬼灯倒是十分淡定。

「是的，縱然你負傷，但在目前同一陣線的對象當中，你是最可靠的戰力喔。所以拜託你了，咬緊牙齒撐下去吧，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替你治療，還有提供戰略的。」

白澤這一番話讓鬼灯愣了一下，他可沒想到白澤會用這麼老實的態度稱讚他。才這麼想，白澤回頭從藥箱拿出了藥瓶，打開來，裡頭散發著混著中藥氣息的酒味，讓鬼灯微微皺起眉頭，本能性的感到不妙。

「會——有一點——痛——還請你咬緊牙關喔。」白澤笑嘻嘻的用醫療用棉花棒沾上了藥劑，看到這個有些熟悉的景象，明顯抵起嘴巴的鬼灯身體後傾，不自覺地倒抽了一口氣，身體也變得有點僵硬。

「放輕鬆，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想些快樂的事。啊呀，說起來你是害怕打針的吧？」

「那很痛的。」鬼灯悶悶地回應。

「加油喔。」白澤搖了搖手中的棉花棒，笑得眯起眼，注意到這表情不太妙，鬼灯臉抽了一下，發現白澤已經將棉花棒按在自己的創傷處上。

以結論來說，他們和平的上完藥了，但讓鬼灯既憤怒卻又不知道該如何發洩這股怒氣。這種醫療必定存在的痛苦就是需要忍但又實在很痛，白澤用的藥由於帶有酒精，多少有止痛作用，但第一時間可是超痛的，自己身上的傷口又多，全身塗完以後的感覺簡直讓人想掐死眼前的老中醫。

「乖孩子乖孩子，一聲也沒抱怨，很乖，賞你糖果吃。」白澤笑著把蜂蜜口味的喉糖放在鬼灯的手掌心裡，被鬼灯白了一眼。「你看，傷口都乾了，酒精揮發以後再包紮，睡一晚就會結痂。」

鬼灯靜靜地打開糖果，思考了一會。「……隔天要再戰鬥的話？」

「就容易裂開，實在很不妙呢。」白澤說著，下了板凳走向房間中間的桌子，把剛剛畫得滿是鬼畫符的冊子拿回來，遞給鬼灯，說著：「總而言之，今天晚上你給我看這個，剩下三凶的資料就在這了，你看看這些，來想想怎麼戰鬥比較不費力吧。」停了一下，白澤又笑著補充：「要不然，就得再次幫你全身上藥。小哥很懂事，知道該怎麼做，對吧。」

鬼灯將小冊子放在一邊，歪著頭望著白澤：「我還有其他點子，把您推到前線，我來觀摩您是怎麼戰鬥的。」

「喂喂喂，別這樣啊！你分明知道我不擅長戰鬥的！」白澤立即反口，同時碎碎抱怨了幾句，雖是如此，白澤還是從藥箱拿出繃帶，一圈一圈地繞在鬼灯身上，好好地替鬼灯包紮。

「剩下的三凶，喜好上沒饕餮那麼清楚……要各個突破的話，可能會有些困難。」

白澤說完靜靜地看著鬼灯，鬼灯也沉默地望著白澤。

直到白澤將鬼灯包紮完畢，他伸手摸了摸鬼灯的頭。

「……總之我今晚要去跟姐已睡，你要一個人乖乖的睡喔。」

說完，白澤蹦蹦跳跳的離開鬼灯休息的房間，留下因為剛上完藥而有些暈了的鬼灯。鬼灯打了個呵欠，坐在原地確認了白澤真的離開了，於是翻起了筆記，看見第一頁寫著「禱杙」，搭配著有點像憤怒鳥裡頭的綠皮豬一樣的插圖。

「插圖是多餘的。」鬼灯忍不住吐嘈，然後瞥眼看見用紅線畫上的重點。

禱杙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

「……這可傷腦筋了。」鬼灯低語道。

五

一大早，吩咐了鬼卒利用他們從桃源鄉帶來的食物倉儲製作菜粥給大家食用，讓在地人都餵飽肚子以後，鬼灯抱著饕餮坐在長椅上，一方面算是休養身體，另一方面也是在行前參考白澤留下的筆記，好做戰略思考。

而白澤則是與姐已調笑一番以後，就披上白衣，提著藥箱，在鬼灯面前走過。

「那麼，我四處走走，順便帶些藥草回來。」

白澤並沒有停下腳步，僅對著坐在長椅上的鬼灯揮了揮手，就直接沿著大道走離眾合地獄的花街，直到成為鬼灯視線中幾乎看不見的白點。坐在椅子上的鬼灯沒說什麼，從白澤沒多解釋的行動來看，他能猜的出白澤想做什麼。

擔任「誘因」。

其他三凶雖沒有饕餮那般目標明確，但依然有個明確的動機，那就是想逮住白澤。最初四凶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地獄方把白澤交出來。

這點也跟鬼灯的判斷很接近。

鬼灯故意要小判寫了特報傳單，將饕餮被打敗的消息傳出去，畢竟就算他們不這麼做，消息也總是會傳出去的，那還不如在被發現鬼灯動手腳前先傳出曖昧的情報；如此一來，若剩下的凶獸有點智慧，比起鬼

灯會更先聯想到白澤有參與其中，因為白澤是少數知道怎麼打倒他們的人，先不論白澤是否跟地獄官卒合作，他們一定會發現白澤正待在地獄。

反過來利用這一點，白澤藉口離開了花街。原本鬼灯只是想吸引凶獸前來眾合地獄，但白澤大概是不忍心把其他人捲入，而直接離開眾合地獄。此外他箱中的藥材似乎真的不夠，鬼灯在昨晚偷瞄了白澤的藥箱，原本堆滿的瓶子已經只剩下不到十瓶。

鬼灯依稀記得，在白澤替自己上藥換繃帶時，曾嘟囔著「盡量拖時間來養傷，但又不能讓他們不耐而虐待十王，這平衡可難抓的。」

如此一來可以判斷的出，白澤目前的策略是要跟其他凶獸來個你追我跑，打延長戰。

但弄個不好，只怕變成三打一，神獸白澤真的要變白澤鍋了。

「雖然有點麻煩……」

鬼灯思考著所有可以幫得上忙的戰術，以及猜想白澤會使用怎樣的策略，於是鬼灯將饕餮放回地上，拿起狼牙棒站了起來。

「小饕，我們先去兜個一圈吧。」

餓飽饕餮以及清除亡者可謂一箭雙鵰。在真正戰鬥前，遛一遛新寵有益身心健康。

「白澤大人，如果您打算來這裡，只要跟我說一聲，我就能來幫忙的。」

現在的位置在大叫喚地獄的受苦無有數量處，直觀來說就是從亡者身上長出植物的腐海之森。出現在這的，是神獸白澤，以及隨時帶著船槳當武器的兔子獄卒，芥子。

「我就想芥子怎麼沒逃難到我們桃源鄉呢，居然還固守崗位啊。」帶著籃子從嘴巴冒泡的亡者肚子上摘取菇類的白澤，對著以前的店員有說有笑，從最初在極樂滿月修行開始，芥子就一直是白澤最得意的學

生。「仔細看看這附近都沒有作亂的亡者，在亡者引起叛亂的現在，實在很了不起。」

「地獄發生這樣的大事，必須更努力的維護治安才行。雖然讓幾個亡者逃跑很不甘心，不過我還是盡自己所能，努力地管理留下的亡者。不得不停下懲戒，但是也警告了要是敢亂來就會狠狠地打斷他們每一根骨頭，所以大部分的亡者都很安份。」動了動鼻子，芥子豎起耳朵，來到白澤的腳邊又嗅了嗅。「這氣味……鬼灯大人現在受您的照顧嗎？」

「要保密喔。」白澤單閉起眼，笑著在嘴前豎起手指。

「來採的藥草也多是外傷藥材呢。」似乎想像到了白澤與鬼灯在做什麼，芥子於是開始幫忙從亡者身上扒出帶根的藥草，「我也來幫忙採吧。」

「那就幫了大忙呢。謝謝妳啊，小芥子。」

將籃子放在樹林間，白澤與芥子在相互從亡者身上採集藥材的時候，聊了一些這幾天來發生的事。

叛亂的亡者有不少來自於大叫喚地獄，他們迅速地佔領部分地區最後攻進了閻魔殿，也因為這樣大叫喚地獄的獄卒都是最前線的戰士，鮮少人離開或是撤退到桃源鄉。好比原本在這裡負責磨刀的一寸法師在之前的動亂中拼死抵抗，最後重傷退出戰線；在大叫喚地獄的所有傷者集中在如飛蟲墜處避難及接受治療。

芥子具有武力，又有從極樂滿月修行得到的藥理知識，雖然只是隻兔子，但她的專業知識讓大叫喚地獄的鬼卒撐了下來，使得他們既能努力管理未逃跑的亡者，又能保持戰力與亡者集團對峙。

一方面又要護衛一方面又照顧傷者，只是比較大隻的兔子的芥子理當很疲憊了。現在是因為動亂暫時平息下來，亡者集團與獄卒們暫時休兵，才比較有空閒在巡邏上。在巡邏路途碰到了白澤算是個巧合，但能碰到熟人，芥子原本緊繃的神經終於比較放鬆。

「這裡的狸貓老頭都太沒有骨氣了，總是打沒兩下就屈服。但是，讓他們逃走了很多，真是不甘心。」

在如飛蟲墜處集中的多半是貪污及詐欺犯，武力上不及殺生者來的強，但是他們都有狡猾的頭腦，現在集結在閻魔殿的亡者群，有不少是這些人擔任智囊。

如果由那群以欺騙詐財為專職的人擔任反抗軍的參謀群，就連白澤的智慧也難以處理。但是，四凶也不是那麼聽話的……

突然間，芥子停下腳步，立起身體豎起了耳朵。

「野獸的臭味……！」

她本能地舉起了船槳，但白澤一聽就臉色大變，單手抓住了芥子：「不行！快逃跑！」

話才出口，眼前的景象居然搖晃了起來：那模樣像是移動的樹木似的，巨大的凶影從旁快速地撲了上來，白澤將芥子撥到身後，想變回原形飛走，那巨獸卻又突然從下方潛到白澤面前，給他狠狠地一爪。

而芥子利用船槳撐住白澤的肩膀，用撐竿跳原理躍到白澤前方，反射動作似的用船槳擋下了這一擊，但是船槳碎了，白澤緊抱著跳到前方的芥子，一神一兔被這一擊震飛到森林深處，直接撞在一名比較胖的亡者上，後頭噗吱一聲大概不是什麼好看的景象。

「……那是來作亂的凶獸。」芥子在草堆中爬了起來，甩了甩頭，由於視線不清楚，她盡力地張開鼻子聞著，而從亡者身上爬起來的白澤，面帶苦笑地拍掉身上的草，順便將一些藥菇放進自己的大衣口袋。

「不，他是追著我來的。」

芥子不明白追著白澤而來是什麼意思，她撿起了一根樹枝充作武器，充血的雙眼顯示她已進入工作模式。

見狀，白澤驚慌了起來，把芥子從後抱起：「小芥子，妳別勉強，那傢伙不是妳能對付的了了！」

「硬派女子是不能退縮的！」拍動著後腿的芥子用鼻子哼氣。

「那傢伙又不是狸貓……」

「狸貓———！」芥子激動起來，險些讓白澤抱不住。發現打開芥子開關的白澤，左看右看，然後將芥子放在較遠離凶獸的方向：「……呃，這樣吧，附近好像有一些狸貓老頭，幫我打倒他們啊！就這樣，快去吧，別管現在這個了！」

一聽到白澤的暗示，芥子跑離了原處，而白澤鬆了口氣，整个人癱坐下來。

他知道那頭凶獸已來到自己前方，潛藏在樹林裡頭。

「偽善的白澤！」白澤可以看到樹葉間如野豬一般的臉吐出熱氣，眼睛冒出兇光，他用那虎般的爪子往前攀，慢慢地爬向了半倒在不遠處的白澤，嗤笑著：「這會又擔心小動物了？出賣了所有妖怪的禍首！」

「啊啊，這的確是我無法否認的呢。」腳抖到沒有力氣，但白澤還是勉強地爬起來，故作輕鬆地拍掉身上的樹葉，臉上露出微笑，但笑容無法掩飾他內心的不安。白澤攤開了雙手，嘆了一口氣：「你要衝著我，我跟你單挑就是。」

「哈哈，裝什麼好人，還不是想偷偷溜走，尾巴都露出來了！」

凶獸探出頭來，他的形貌已顯而易見：褐色帶綠的毛髮，虎般的形體，野豬的頭型，兩根獠牙像軍刀一般銳利，口氣傲慢狠毒，不用拿著書對照，白澤也能認的出，這是凶獸「檣杵」。某方面而言，這是難以正面對決的敵人。

傷腦筋啊，白澤保持著笑容，腳步則微微往後移。

看見白澤閉口不再說話，檣杵瞪著白澤好一會，鼻子哼出臭氣。

「你這狡猾的傢伙，我等會就把那隻兔子撕裂開來，看你是要認真跟我打，還是會丟下同伴就此逃跑。」

白澤表情僵了僵，他的笑容在一瞬間不見。

「喔呀，你打算這麼做嗎？」禱杙則揚起頭，放聲大笑起來：「不錯嘛！腦中出現了各種預測，你倒沒卑鄙地拿別人作誘餌！沒有過去那般惹人厭惡啊！」

禱杙能逆知未來。

白澤只要改變想法，或是打算使計來攻擊，禱杙都能有限度的預測到，縱然能預測的時間不長，但也足以迴避所有奇襲。過去在舜攻打禱杙的時候，也因此吃了苦頭，更多時間是花在追逐戰上，徒耗沒必要的精力。

不好對付啊，白澤無聲的說著。

對自己有利就攻擊，對自己不利則逃跑，禱杙就是這麼任性的凶獸。

而那身上混著褐色綠色、有著樹林保護色的禱杙退了退身，將自己的身影隱藏在亡者森林中。

獸臭混雜在屍臭裡，一瞬間找不出位置。

在哪裡？移動到哪去了？穿著雪白醫師服的白澤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謹慎地觀察。

唰！比老虎大個兩倍的禱杙從側間朝著白澤撲了過來，撲上之處僅撕碎了長著菇蕈的亡者，以及片片白衣。發現爪子的觸感不對，禱杙往上一看，白澤的醫師外袍被撕碎了一半，以手腳縮至身前的姿勢後退，飛到了天空，雖是抽離了距離，但能看到白澤那額上已經不是塗鴉般的眼繪，而是自肉裂出的金色妖目。

「我倒忘了你有九枚慧眼啊。」禱杙語帶譏諷地說著。「所以你覺得能看清楚我的動作了嗎？」

虎爪抓地，禱杙咧開了嘴，「但是，你肉體可追不上。」

禱杙一說完，那粗壯的身姿居然騰空而起，瞬間出現在白澤身旁，狠狠地朝著白澤揮了一爪。右手臂的衣袖被扯開，白澤的前臂頓時多了

三道爪痕，還沒噴出鮮血前白澤已痛得眼睛幾乎全都閉上，但他還是勉強地迎風飛回森林，對著那半腐的樹林吹了口氣。

他算準了檣杌會追上他的路線，於是吐息喚醒了亡者森林，發揮了地獄植物的本質，一旦受到刺激即會直硬起來，不論葉片或莖幹都會成為撕碎一切的刀刃；只要檣杌從後追上，就像落入絞肉機一般，只會變成斷斷碎碎的肉泥。

而檣杌沒有從後追上。

他不知何時出現在白澤面前。

「蠢白澤，你算不過我的。」

檣杌說完重重地一撞，將白澤直接撞上了巨木，讓巨木撞得半裂；野豬般的長牙直接戳穿了樹幹。

「你別忘記了，我能逆知未來，你算盡的一切，我都算的到！」

白澤大口咳出一口血。

半側身的他微微顫抖，眯著眼瞪著檣杌；他在檣杌朝他撞上來時勉強地避開要害，讓自己微微側身，讓檣杌的長牙不至於刺穿自己的身體，然而檣杌是整個身體撞上來，白澤就像被車子撞在電線桿上一樣，縱然使出受身，骨頭肯定斷了幾根，內臟也有一定的損傷。

這個距離，有辦法封印他吧。白澤這麼默默想著，但，僅是他出現了這個想法，檣杌頭一甩，把白澤連同樹木一同甩到天上，毫無反抗能力。

「不讓你有這個機會！」

被料到也理所當然，白澤苦笑著想著。像個布娃娃被拋到空中的白澤，從上方隱約可以看到檣杌抬起頭，對著自己張開大嘴，是想把他咬得粉碎，接著吞下肚吧。

然而在白澤自最高點緩緩落下時，檣杌僵了一下。

白澤就這麼直接摔到地上，因為檣杌迅速地竄走，潛回亡者森林，而不到一秒，有個人就這麼踏上了白澤軟綿綿的屁股，在白澤哀號一聲的時候縱身一躍，朝著檣杌躲藏的方向追去。

「好痛！你這……！」白澤身上的九隻眼睛帶淚的朝後方看去，那黑色的身影，持著狼牙棒的高大男子，就是白澤最討厭的傢伙！

「……大和閻魔殿第一輔佐官。」

檣杌安靜地潛伏在林間，望著朝自己追蹤而來的鬼灯，暗地分析著。這種戰力讓檣杌想起了有重明鳥庇護的舜，擁有天生的神力，足以對抗所有的凶獸，導致邪物不敢接近，對檣杌來說，這可不算好對付的對手。

而那不知何時追上來、停留在檣杌眼前的鬼灯，面無表情的看著茂密的森林。

磅！

狼牙棒一揮，亡者的肉體粉碎，上頭的樹木也迅速地枯萎、潰散，而鬼灯的動作未停，左一狠劈右一重砍，接連不斷地在林間大肆破壞，沒多久鬼灯身邊已經完全沒了遮蔽物。躲藏起來對鬼灯毫無意義，只要是阻礙，他一律全數破壞。

於是檣杌不等自己的身影被鬼灯找到，就自己從亡者森林飛了出來，越飛越遠，匆匆地遠離了受苦無有數量處，從鬼灯及白澤的視線當中消失。

「哼……讓那兩個傢伙聯手的話絕對逃不了。」

檣杌私下盤算著。擁有逆知未來的異能聽起來很厲害，但若跟其他凶獸相比，就是這項異能補足了他的戰力才顯得他狡猾難鬥，跟其他三凶不同，他的異能是少數非戰鬥向的，謹慎地撤退也是明智的作法。

要說為什麼，鬼灯當初是在地獄最後的反抗人士當中，有辦法單獨與四凶之一戰成平手的厲害鬼神，這樣的他如果與全知的白澤聯手，檣

杙可不覺得自己有辦法敵得過；畢竟自己的異能雖是有利，但本身戰鬥能力與鬼灯相戰大概會陷入苦戰。他的目的不是地獄方的鬼灯，是想將白澤咬得粉碎。

因此得想辦法支開他們……最好讓白澤落單。

禱杙想著，從空中慢慢地潛入陰影之中，暗地觀察著白澤與鬼灯的動靜。

「咳、咳咳！」

吐了好幾次血，連同唾沫沾黏在嘴邊，靠著樹幹的白澤狼狽地喘氣，僅是要讓自己的呼吸慢慢緩過來，而鬼灯就站在旁邊，輕輕地搖了搖頭。

「真難看啊，白澤先生，原本沒受傷的人現在受的傷可比我重了。」

「咳……少說些風涼話！」隨手抹去嘴邊的血沫，白澤抬頭瞪視著鬼灯：「你怎麼找來這的？」

「您一早說要採藥草，能推判的地點就只能在這裡了。我先散散步、吃了些藥以後趕來此處，就在剛剛碰到了在四週警戒的芥子小姐。」

「一看到鬼灯大人，我就連忙帶他來了。」芥子在鬼灯腳下動了動耳朵。

「啊，還真是幫了大忙啊。謝謝妳啊，小芥子。」白澤苦笑著，然後又瞪了鬼灯一眼。這下子他單獨前來不就沒意義了嗎？原本讓鬼灯留下就是為了讓鬼灯能好好養傷的。禱杙來得比想像中的早是白澤的誤算，但鬼灯的前來不一定能帶來幫務，如果不是鬼灯刻意用狼牙棒威嚇禱杙讓他逃跑，很可能鬼灯這麼一來會跟著白澤一起陷入困境，增加犧牲。但是既然禱杙逃走，代表著鬼灯來到這裡有利於這次戰局。「雖然不想承認，但禱杙之所以會逃得遠遠的，就是預算到了如果我與這傢伙聯手，就能打得倒他。反過來說，禱杙也能預測到這一點，拼命地避開這條未來。」

有預知能力的橈杙能躲過任何獵人的追捕；古書都記載著他很善於逃跑。

聽到白澤這麼說，鬼灯托著下巴，思考著。

「那麼，橈杙是真的逃跑了呢，還是只是躲藏起來了呢。」

如果就此失去他的蹤影，就本末倒置了。更糟的狀況就是，讓橈杙回去討救兵，把事情鬧大，使得人質陷入危險。

鬼灯與白澤都意識到這個狀況。鬼灯無言地望著白澤皺皺眉，白澤則單眨一只眼。

無言的默契讓兩人理解了彼此的想法。

橈杙是自尊心強烈的凶獸，部下的進諫不聽，同伴的建言不理，我行我素，自以為是，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個性，大概可以暫時不用擔心他要回去討救兵，因為那是很失面子的行為。可以推算的出來，橈杙不認輸，而是找尋能打倒白澤的機會；以橈杙的角度來說，他不會想錯過找到白澤的機會。

「也就是說，現在首要的是找到他的蹤跡。」確認了目前的方向，鬼灯再度看向白澤，卻愣了一下。

白澤的身形發出了白光，突然渾身變得光明，一下子變成毛絨絨、有九枚金目的巨獸。

「我會在天上巡視。」白澤用神獸特有的威聲回應著鬼灯，「他應該還在大叫喚地獄。有九隻眼的我要找到他是很容易的。」

「地面上就交給我。」芥子舉起前肢，動了動鼻子。「我能聞到他的獸臭，這樣比較好追蹤。」

「那就麻煩妳了，芥子小姐。千萬不要勉強，那不是獄卒可以應付的來的怪物，一旦感到警戒只要告訴我就好。」鬼灯蹲下來摸摸芥子的頭，嚴肅地交待芥子，芥子也點頭同意。

因此，兩方分成兩路，一路在天，一路在地。

「這樣，正合我意。」潛藏起來的橈杙悶聲嘻笑著。

從受苦無有數量處移動到如飛蟲墜處，中間經過了金剛鳥嘴處跟屎殼郎屎泥處，最初白澤可以在空中追蹤飛行的橈杙，呼喚著底下的鬼灯從下頭追蹤過去，漸漸地橈杙飛行高度越來越低，最後潛藏在地獄地面混入地獄特有的植物當中，讓白澤追失了蹤影。中間金剛鳥嘴處的獄卒（鳥）也加入了搜查，不如說是盤旋包圍，而結論是從天空找不到可疑的凶獸。

「鬼灯大人，我們會包圍整個大叫喚地獄，誓死不讓敵人逃出。」那群鳥喙比鑽石硬的鳥對著鬼灯如此答覆。鬼灯摸摸他們的喙，低聲說著：「不要太勉強，以偵查為優先。」

鬼灯如此吩咐完，大鳥就四散離去。似乎是鬼灯的歸來，讓原本鎮守於此的動物獄卒們打起了精神。

「鬼灯大人，這裡有殘留的臭味。」

在地上嗅著的芥子也很努力地搜尋著。鬼灯抬頭，望著在空中配合他們速度飛行的白澤，心想白澤似乎也在守護著他們。明明剛剛才被撞成重傷，真是個蠢豬先生。

鬼灯於是抬起頭，對著白澤大喊：「白豬先生，芥子小姐說獸臭一直往那個方向而去，您去那裡偵查看看吧。」

「你以為加了先生就代表敬語了嗎？」白澤反駁著，但還是按照鬼灯的指示，飛了他們所指的方向。

他們來到異異轉處。

沒有運作的這裡跟裸露的岩地沒兩樣，光禿禿的，就是一片岩地跟斷崖，沒有遮蔽的植物，也沒有大型的刑場。光從表面來看，看不出橈杙躲在哪裡。在天空盤旋的白澤，歪著頭，從耳後取出了手機。

「……我看來是這樣的。」從手機傳了訊息回去，收到的鬼灯，則回訊表示要白澤繼續盤旋巡視，因為芥子的嗅覺不會出錯。

「獸臭越來越重了……」芥子緩慢踏著兔腿前行著。她有種不安的感覺，因為獸臭顯示禱杙就在這附近，但是眼睛卻看不到一個影；雖然兔子的視力不佳，但目前聞到的氣味，應該早就要在視野內看到禱杙。鬼灯也思考起來，上面看不到，平面看不到，那代表禱杙會在——

「……不妙！」

鬼灯低聲一哼，他馬上彎身抱起了芥子，跨開腳步。

岩地突然從地上裂了開來，鬼灯所站之處化為粉碎，讓他們連鬼帶兔落到了大坑裡。

「啊、居然是在地下嗎！」看到鬼灯及芥子要摔進深不可見底的大洞，白澤直衝而下，想將兩人救起來，但在他正要往下衝的時候，一道身影從白澤的身後竄了出來，狠狠地朝著白澤柔軟的腰側撞了下去，將白澤撞至斷崖深谷處。

「哈哈！這下把你們分別支開了！」不等白澤落到谷底，禱杙又從下繞到白澤身邊，長牙無情地劃開白澤的肉體。

「我們就在這下面好好玩玩吧，白澤。」

利爪撕開白澤的皮肉、巨牙撞碎白澤的骨頭，禱杙在空中一點一點地將白澤折磨得無力反抗，然後咬住他的後腿把他往下一甩，直接讓白澤拋墜入谷底，直到聽到重重的「碰」的一聲，禱杙才感到滿意，慢慢地飄飛到谷底，找尋那理論上變得像破抹布一樣的白澤。

「在哪呢在哪呢，啊，在那呢。」

從不遠處即看到了白色的毛絨物，奄奄一息地躺在岩壁旁邊，身體正因為痛苦的喘息而上下起伏，看到這樣的白澤，禱杙興奮地奔了過去，在陰影之中確認了那是有六只角的毛絨體，就狠狠地用他的虎爪用力地踏下去，讓白獸無力地哀號。

「哈哈！叫吧！這是你出賣我們全部的下場！」

白獸氣喘噓噓，禱杙又用他那利爪將那獸軀抓開、撕破：「知道幾千年來我們受了多少屈辱嗎！被封印的我們可一點都不好受，被那弱小的人類辱罵、驅趕，又被那天國的傢伙們圍困在小小的山谷裡，只能躲起來苟延殘喘；而你在天國過得可爽了，住在花園之中，享盡天福。原本我們可不用怕那由重明鳥撐腰的舜啊，就是你這傢伙，出賣了我們的情報才讓我們被封印啊！你這個背叛者！」

一掌一掌的重踏，骨頭碎裂聲、內臟擠壓聲不停在禱杙掌下傳出，直到白獸一動也不動，禱杙也咧開他那發著臭氣的大嘴，仰天大笑。「接下來，就用我的長牙把你捅成串燒吧。」

禱杙說著後退作準備，然後踏起後腳，朝著白獸直衝而去。

噗的一聲，禱杙發現他撲空了。

怎麼回事？禱杙謹慎地預測起未來，看到他在谷裡的另一處找到白澤的景象。

原來如此，那傢伙還有逃跑的力氣嗎？看著地上的點點血跡，禱杙確認未來的影像當中只有他繼續折磨白澤的情境，就放心下來，順著血跡而去，果然看到步履蹣跚，顫抖著前行的白獸，他毫不猶豫又撲過去，對白獸啃咬撲抓，又是一陣蹂躪。

而後，禱杙也累了，他看到橫躺在地沒有力氣的白澤，心想也該有了了結。

「好了，我玩膩了，你就受死吧！」

禱杙張開大嘴，朝著白獸用力咬了一口。

哪裡不太對。

檣杌在咀嚼的時候總覺得哪裡怪怪的。照理說咬下去應該感受到的是世間難得的美味，扎實的肉感，強烈的能量，神獸的生命力，可是檣杌沒有感受到這些，而是有種很奇怪的感覺。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感到懷疑的檣杌又窺視了未來，但未來只有他安心的吃完白澤，順利離開這個地獄的影像。這樣來說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吧。明明是看著這麼美好的未來，檣杌卻越來越陷於迷惑當中。

「啊啦，會懷疑也是沒辦法的事呢。」那被檣杌吃下一半身體，骨頭內臟外露的白澤，望著一臉困惑的檣杌，顯露出妖異的笑容。「這麼說起來，聽過異異轉處嗎？」